



豐村小說集

3

★

靈魂的受難

豐村著

新豐出版公司總經理

我的脚印

「豐村小說集」自序詩

我走在地上

我留下了脚印

這是我的脚印

我從這裡

艱難地走過了

我歡喜

因為我

倔強地活着

有力地呼吸着

並且

我排除一切地

繼續走着

讓那些

只會高喊的人

卑視它吧

讓那些

只能高飛的人

無視它吧

——他們懂得

脚印是什麼呢。

而我

向前了

我笑

一九四七·十二·四·于滬

目次

我的脚印(自序詩)	一
江奇峯上校	一
靈魂的受難	四三
高家少爺回來了	八一
恐懼	一二三
二混子的一生	一三七
賊	一六五

江奇峯上校

一

一九四六年七月末旬，我穿過紛亂的兵車的夾縫，從噪鬧的重慶來到了荒蕪的洛陽。並且，因為軍運緊急和繁忙的緣故，我又苦惱地被困住下來了。

「本日無車。」東車站天天簡短而明晰的牌告着行車的消息。

旅客們被困得情緒頹喪，煩亂和急躁。「這樣的交通！」彷彿每人心裡都無限懊惱的罵着。並且，大家無聊似的不斷擁進站長室，仔細的探問，和屈卑的交涉，而有些軍官們却性急的粗魯的漫罵着。

「你們直在鬧我，我有什麼辦法呢！」那位忙亂的但是表情善良的站長，不耐煩似的向眾人說，「上面命令直叫我運兵，運軍火，我有什麼辦法？」他張大着眼睛，「你們看看月台外邊，」他站起來，好像是興奮起來似的，向室外擴

撇下巴。「月台上那堆滿的彈藥，那擺滿的大砲，都等運走哪！而車道上又是走不完的兵車！」他嘆口氣，搖一搖頭，衷心的顯示着他是無可奈何了，他正要無限頹喪的坐下去了。「運兵作爲我的職務，我願意麼？」他好像同情的說。但，此刻，闖進來一位雄糾糾的英武的軍官。那位軍官彷彿剛鬥勝的公鷄似的，目空一切地高傲的榮耀的走進來，帶着十分權威和生氣的口氣，大叫道：「哪位是站長？哪位？你是麼？好！我們要馬上開車！二十小時不能趕到鄭州，你負全責！」

那位站長輕淡的笑一下，兩眼具有自信似的望住那位軍官，說：

「砲團的列車一離站，就開你們哪！」

「我們不能等他們！」軍官頑固的叫道。

「是一樣急緊呵！」站長站起身來，和氣的說。

「我們有特別的任務！」軍官強硬的說。

那位站長微微笑一笑，搖了搖頭。「都是作戰，有什麼特別不特別呢？」

他好像說，他用目光瞅那軍官一下。但是，顯然，他爲了應付他，帶着若有所擺佈的神情，輕輕的嘆息了一聲，就走出去了。

旅客們像落漠的的老烏鴉一般噪鬧了一陣，隨後，一個個空虛而寂寞似的，失望的離開了站長室。我夾在他們中間，心情焦急和煩亂。「今天又走不成了！」我心里懊惱的說，決定回到旅館去大睡一覺了。

「哈，老兄！」江奇峯上校從我的背後跑過來截住我，並且，熱烈而誠摯的握住我的手。「真沒有想到能碰見你呀！」

「你怎麼也在這裏呢？」我驚奇的望住他。

「走哇！」他開朗而高興着說道，「你是啥時候到的？」

「三天啦，」我說道，「想走，走不掉！」

「在中國，就是這種熊事！」他說，一如以往的耿直爽朗的口吻，「我也墩了三天啦。」他加說道。「可算好，」他繼續說，「炮××團要東開，那里我有個老朋友，可以搭他們的車。」

「那方便麼？」我說，心裏多少感覺輕鬆了些。

「咱們礙他們熊事？」他爽朗的叫道，「我正少個朋作伴，咱們可痛快談一路啦。」

「你是到南京去麼？」我問道。

「到那個熊地方做啥？」他說，他憨直的笑著。「咱不想陞官，也不想發財，還去那個熊地方做啥？」

「那末，要到那一部份去呢？」我問道。

「那里都不想幹啦！」他直爽的回答道，「再不想造罪啦！」他狠狠擺着下巴，慢腔慢調的說。言下，頗多感慨似的。「等一下好好談，反正我都要告訴你說，」他提高聲音接着說，「你的行李啥時候搬到車上來？」他熱切的望住我。

「你不需要先講一聲麼？」我說。

「講個熊，我保險就是啦。」他說。

「我馬上去搬。」

「行，那行。」他爽朗的高興似的說。

我把行李搬到車站上來的時候，江奇峯上校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在等我。

他向我愉快的揮着手，並且說道：

「還是像在戰地那樣簡單麼？」

我默默笑着，點一點頭。

「那不錯！」他說道，「這年頭，行李越少越好，我很贊成你的辦法。」

「你呢？」

「一個提箱。」

「太太呢？」

「安插在陝西啦。」

「那怎麼行呵！」我笑着說。「她怎麼能夠答應你呢？」

「那有啥不行？」他嚴肅的說，「現在有朋友照扶，以後，我想法接她們

呢。」

「太狠心啦。」我開着玩笑。

他頗爲吃驚似的望我一眼，然後，很正經的說道：

「你說該有啥好辦法？」他似乎想笑一下，但是，剛剛顯露在臉上的笑紋，馬上又消逝了。「這能夠怨誰呢？能怨我麼？」他張大着眼睛，停了一下。「在咱們這個熊國家，有啥好法子？」

「哦，你倒有不少牢騷啦，」我說。「總是愛發發老脾他帶着哭笑不得的情緒，搖了搖頭。

「別胡扯啦，老兄，」他說道，「上車去吧。」

我們走上那列兵車末尾的第三個車箱，那是屬於官長們特備的五個車箱中的一個。我們走進去時，車箱里只有幾個勤務兵一類的人物，此外，是行李和鋪好的合意的鋪位。

「除掉那是×副團長的鋪位，」江奇峯上校說，「任你隨便檢地方。」

「我們偎在一起，不是好談話麼？」我說。

「當然，」他說，「那你在這里好啦。」

我放下行李，預備大略整理一下，鋪一個簡陋的位置的時候，江奇峯上校忽然用責備的口吻說道：

「我還不知道你有女人脾氣的啦！」

「這不是順手理一下麼？」我笑着說道，「現在有什麼事呢？」

「到茶館里去談談啦！」他說道，性急似的望我一下。「現在這熊事，誰能知道啥時候才開？墩在悶車箱里做啥？」

我站起來，心情上感覺和江奇峯在一起的爽朗和愉快。我想說些什麼話，而他的神情，似乎也企圖說些什麼了。但是，車門口正進來一位身材高大的，穿着軍便服的，外表沉默的，但是神情滿足的軍人。

「正要找你，幹臣！」江奇峯上校說，「我有一個朋友，俺們要一塊走的咧。」

咧。」

「歡迎，歡迎，」那軍人連聲說，「只要不嫌這車箱蹙腳，我倒十分歡迎。」

我正等待着江奇峯上校的友誼的介紹，但他却說道：

「走吧，咱們。」

我們走下車箱，穿過擁擠得像難民一般的旅客，走過了候車室。

「真是讓我發窘，」我說。

「爲啥？」他說，驚疑的的望住我。

「剛才爲什麼不介紹一下？」

「他們都怕咧。」

「怕什麼？」

「怕什麼？」他倔強的反問道，並且，彷彿大吃一驚似的望我一眼。「說你是作過政治工作，他們討厭。說你是寫啥文章的吧，唉，」他搖搖頭，「他會想到你和報館瓜瓜葛葛分不清，就怕這個咧。」

我無可奈何的笑一下，用着和江奇峯上校同樣的情緒搖了搖頭。

「你別笑這，老兄，」他繼續說，「他們就怕你們這類人得到啥把柄，在報上說幾句實話咧。」

江奇峯上校向我說明着一般軍官對新聞界的種種的看法，和一些微妙的心理。並且，他生動的列舉着動人的可笑例子。

「真叫人笑破肚皮，」我說。

「人家是那樣想，那有啥可笑？」他固執似的說。「在他們，你捧一捧，不關痛癢，因為他們的報告可更周到咧，你要一揭他們的陰私，那他們可真受不住咧！」

「可是，你和那位是什麼關係呢？」我截住問。

「那位副團長麼？」他望我一下，然後說：「我當連長，他當我的師爺，俺們是老朋友囉。」

「哦，哦，」我吃驚的叫。

「那有啥稀奇呢，老兄？」他繼續說道，好像是激動起來了，「我當營長時，他還是跟着我，可是，後來人家看準了門路，考上了黃浦。」

「是這樣啦，」我說道。

「是哇！當然！」他說。「當軍人，一入黃浦，一出黃浦，那還有啥話說呢？」他顯然是激奮起來，腔調里充滿了濃重了感情。「只可惜，咱是個熊老粗，」他又說。「咱沒有用，」他搖搖頭，然後，神情傾注的望我一眼。「可是，中國這麼大，總有用咱的地方哇！」

江奇峯上校的談話的激憤，使他的臉色沉重而且脹紅了。這令我想到他在作戰時的果敢與堅毅的情緒，我深深的感覺驚佩和贊服。「這家伙越來越積極啦，」我暗自說。我佩服的笑着，並且，同情的向他望了一下。

此刻，一輛十輪美式大卡車橫衝直撞地駛過來，把我們分開了。車後，飛揚的塵沙的大尾巴把我們封埋着，我掏出手帕，把整個的臉部藏在手掌里面。

「據我我看來，」又是江奇峯上校的聲音，腔調里充溢有輕卑和憤慨。「

再過些日子，連中國人也要變成美國人啦。」

我仍然緊閉着眼睛，兩手蓋着鼻子和嘴，沒有回答他。

「中國，……就是這種熊事！」他無限感慨的，彷彿是自語似的說着，企圖走過馬路這邊的時候，又是一輛美式大卡車衝過來了。塵砂的大尾巴重新把我們隔絕，並且封埋起來。

一一

江奇峯已經是十五年的老上校，並且，作過十年團長的人。我認識他，正是他率領着鼎鼎大名的「江團」，創造奇蹟似的轉戰在晉東南的時候。那是民國二十七年春夏之間，我們×軍工作隊因為某次戰役的「江團」的勝利，組織了一個激動的熱烈的軍民聯歡大會，當這大會正要開始進行的時候，交際股負責的同志跑上我們的臨時舞台來，他用暢快的腔調，喘吁吁地宣佈道：

「同志們！江團長剛從火線上趕回來，馬上要來看我們！」

每個同志雖說都敬慕這位曾經流佈着種種神話般的傳說的江奇峯團長，但是，大家正緊急的忙碌着，似乎並沒有注意這回事，各自仍然進行着自己的工作。

忽然間，一聲宏大的響亮的洋溢着快活的「立正」的聲音，不快地打斷了大家的工作，同志們不慣的吃驚的，但是精神抖擻的站起來，開始注意了那個站在工作隊隊長和交際股負責同志中間的一個農民型的軍人。

「這是大名鼎鼎的江團長，某次戰役的領導者和組織者，」隊長介紹道，「本軍的常勝將軍！」

江團長親熱的帶有傻氣的笑着。他完全和兵士們一樣的裝束，只是他顯得整潔，並且沒有扎皮帶，他手里拿着一根作爲手杖和馬鞭的柔軟的桑木棍，不斷在舞台木板上彈動着。

「×隊長這種抬舉我受不了，」他大聲的笑着，「您隨便，同志們！」說罷，他好像是忽然有所醒悟似的，大踏步走過來，一一和同志們握了手，並且

說：「我早想歡迎您，就是戰事絆着腳，他娘個熊的，」他彷彿猛然感覺自己言詞的不適合似的，截然改口說：「當兵廿年，總是滾在戰溝里，嘿，嘿，粗軍人，……」他用滿意的表情笑着，忽然又說：「你們的精神真好，叫人見到總是高興，我很佩服。」

我們的聯歡大會剛剛宣佈結束，江奇峯團長又出現在我們的後台了，他顯得關心和滿意，和每一個同志握着手，說道：

「真好！弟兄們都說真好！」他連聲說着，「可是，辛苦了您啦，可要好，好休息休息啦！」

江奇峯團長一直陪着我們，直到最後一分鐘。他截然說道：

「我預備了吃的，咱們吃去吧。」

當我們在吃着他的豐盛的夜餐的時候，我們開始了這次大會的檢討工作。

隊長一再請江團長給一批評，但他不肯。後來，在我們大家的企望和熱烈的不斷的歡迎中，他終於推脫不過了。他像一個善良的老誠的農人似的，拘謹的站

起來。

「我說很好，確實很好，」他慢慢的試着說，「您硬要叫我說幾句，」他停了一下，一隻拳頭開始放在桌子上。「我也不一定能說好，」他輕輕笑一笑，又忽然嚴肅起來。「我覺得同志的講演都不算好，」他向大家彎腰和點頭，那意思顯然是要求原諒他的魯莽。「我們抗戰，」他繼續說，聲音沉重起來。「我們是爲着活，活得好，不是爲着犧牲，即使犧牲得壯烈，我們都不願意，」他搖着頭，又笑開了臉面。「在我想，壯烈犧牲、焦土抗戰，是我們的決心，不是咱們的目的啦，是不是呢？那，俺要是想的不錯，要弟兄們勇敢犧牲，要大家焦土抗戰，那會給大家心里一個啥感覺呢？不是麼？」他用有力的目光望一望同志們。「不是爲了活，不得不死！而是爲了爭着活，才去拚，也許拚命死！」他等待別人的意見似的停一下，又說。「隊伍上，開小差這種熊事常常有『爲啥？』我總是常常想，沒有別的，就是怕死！因爲人一當上兵，一聽到官長說話，就是死，勇敢的死，光榮的死，不管怎麼死，總不如活着好！就是爲這！」他

自己首先笑起來，大家也都跟着笑起來了。「這是真事，」他最後又說，「當兵爲什麼只是死呢？爲什麼不能活？」他的充滿笑意的眼睛環視一下。「爲什麼不能？」他重複道，「能哇！能哇！那就是打死敵人——打死他，咱怎麼不會活得好呢？他們是神仙麼？不會死嗎？」他的激奮的情緒由於他的停頓，一下又緩和下來了。他搖搖頭，微微嘆息了一聲，又說：

「帶兵難，叫兵懂點啥事，啥道理更難哩！」

江奇峯團長的這席話，好像使大家感覺新鮮，吃驚，並且佩服了。他，——×軍傳奇故事的創造者的江奇峯，和他的態度，見解，甚至於他的作人，顯然是給予了每個同志一極大的好感。尤其是他生動的可笑的事實的敘述，和他那像老祖父般的對於錯誤的細心處置的方法，叫我們每個同志不得不用着天真的態度，熱烈的表示對他敬佩和擁護了。

「烏拉！江團長！」本隊那個有名的女演員小金熱狂的叫道。「江團長真是中國的夏伯陽！」

江奇峯兩眉一揚一揚的微笑着，擺一擺下巴，說道：

「我還沒有看過那本書，」他謙虛而和善。「可是，我總不能那麼吧。」他彷彿沉思似的停住，兩眼向上閃動着。「咱不能，」他低低的重複着。「誰有那本書？」他忽然說，隨後他又解釋似的接着說：「我雖看不透，但我總想看。」女演員小金同志從飯包裏把「夏伯陽」掏給江奇峯，他如獲至寶似的滿足的高興了。

「可是，有一個條件，」小金說：「江團長必須講一些作戰的故事。」他笑出了嘿嘿的傻氣的聲音。

江奇峯團長謙虛的推脫了很久，但終於開始了他的講述。——那是一篇出色的動人，而且令人發笑的報告。同志們津津有味，入神的傾聽着，並且大笑着。甚至，像小金同志幾個人，簡直不斷的歡呼了。

「當兵就是要作戰，」他最後嚴肅的說：「作戰就是想勝利，這是誰都一樣的，而咱們站在劣勢的地位，首先可該自己曉得！」他的具有強烈自信力的聲

音稍稍停住，注視着大家。「先懂得這，再去求戰術，求方法，一句話，也就是求勝利！」他結論道，並且，激奮起來：「不懂得這，那是熊事！說啥，都完完全全是放屁！」

我們這一次和江奇峯團長的痛快的接觸，在我們工作隊裏，由於對他的好感的印象，却引起了大家認真的認識他，和研究他的興趣了。同志們似乎總在談論他，並且儼然進行着熱烈的討論。特別是在我們「組宣股」，有幾個同志，簡直是在進行着有關江奇峯團長的調查和搜集的工作了。從他們的閑談和記錄的零亂的資料裏面，我約略知道了一些江奇峯團長的身世，和他的複雜而周折的經歷了。

江奇峯團長是山東曹州一個貧農的兒子。生他的地方，是一個偏僻，但是情形紊亂的小鎮。村子大，而又敗落，居民們具有着多種的姓氏，複雜而不和諧，所以爭吵和打架，不斷在這小鎮上發生着。並且，常常發生羣鬥和族鬥，每每有着淒慘的大量的死傷。可是，江奇峯的父親却是一個老實，沉默，而且

能幹的莊稼手，但是，因為貧窮和日子的困苦，所以，他的性情急躁，而又暴烈。母親出身在敗落戶的農家，是一個十足善良的管家的農婦。他賢淑並且溫存，喜歡把一切痛苦壓在心裏，並且，由於她過度的操勞，就撇下五個孩子去世了。那時，江奇峯是十八歲小伙子，性子野，倔強和硬直，所以，固守本分的父親，看不慣這個兒子，家庭自然不能容納他了。於是，在一次和父親的敵對的堅強吵鬧以後，他就跑到曹州府去當兵了。

江奇峯像一只脫線的風箏一般，無拘束地任意地東滾西飛。他最初作過担架兵，伙伕，和班長。後來，由於他的勇猛，和不斷的「掛彩」，他榮任了吳佩孚部下的排長。革命軍北伐時，他駐札湖南，並且，因為他的「不安份」的本性，和一時的激動，他率領了全排弟兄投奔革命隊伍裏來，作為張發奎將軍的部下，勇猛的北伐，並且，浩浩蕩蕩的回師到廣東，就莫名其妙地潰散了。

這以後，江奇峯參加了江西的響亮的聞名世界的內戰，於是，他過了半年的俘虜生活，然後回到南京，心情上就感覺鬱鬱的苦惱，並且消極起來。

「他好像是嚇破了胆！」×師參謀長，江奇峯的老朋友，在一次給我們講述他的這個事件的時候，關心而親切的說，「那時候，他是不想再幹事啦，總司令——×軍長再三邀他，他才又回到北方來。」×參謀長用衷心贊佩的目光，望我們一下。「直到現在，他算本軍的一個幹才！」

我和江奇峯的接近和相處，是這年秋天的事情。那時，我們「組宣股」奉派到火線去開展工作，並且，恰巧是江團。我深深的感覺興奮和高興，因為，關於江奇峯團長的傳說和故事，所提高的對他接近的親密的慾望是實現了。

那是一個爽朗的響晴天，山野顯得清新而舒暢。大清早我們爬起來，興奮的整理着各自的行裝，愉快的唱着歌。可是，此刻，江奇峯使我們吃驚而快活的降臨了。

「俺來歡迎您，」他樸實的笑着，首先說：「把馬給您預備好啦。」

「太客氣啦，江團長！」一個同志顯然是滿足似的說，「我們爬山都不差咧。」

「我早就盼着你們去，一直盼到今天，」他解釋般的說，「您能想到，前線上是多麼需要你們去工作不？」他觀察似的停一下。「現在可好啦，」他繼續說，「你們一去，要給我作多些事！」他無限高興着，「我跑來迎接你們，總盼望你們能早去一會咧。」

我們十幾個同志到達江團，江奇峯首先用愛護的心境，歡慰我們「先休息」。並且，他閑散的經天和我們談閑天。——他悄悄的走來，無事作似的坐在我們中間，閑聊着當時當地的人民的生活，風俗和習慣，並且，談到戰爭，和部隊生活裏種種可笑的故事，尤其是兵士們一切的情況：他們對於事物怎樣想和怎樣看，以及他們的心理和生活。他常常帶我們到各連去閑逛，介紹給我們那些下級軍官們，並且，向我們詳細的述說着他們的出身，個性，特長，和他們的缺點。

「這些人都驕傲，」江奇峯批評的說明道，「年紀輕，學校出身，總是覺得自己可以，都該打二百屁股，」他的笑和談話，也使我们笑起來了。「可不像咱

咧，」他回憶似的又說：「俺那時候，學認字看書，是多麼難！也就那麼幹，可是，現在，唉，」他無限感慨的搖搖頭，停止了。

在這些日子裏，我們總是常常地熱烈而興奮的開會，認識和討論着這個環境。江奇峯團長對於我們這些會議，雖然極度關心，但是，他每每却借故逃開，那意思，我們後來才知道是給我們批評的方便。

我們依據着我們的認識和估計，訂定了一個詳細而周密的工作計劃。當我拿着這份滿意的計劃給他們看時，他說：

「想的很周到。可是，你把我這裏看得太好啦！」他的目光有力的望住我說。「不知道同志們在別的部隊呆過沒有，我這裏可也是一個熊樣子呀！」他謙和的笑着。「人家有的壞處，我這裏都有，別處有的毛病，我這裏也都有，可是一個熊樣呀！」

「江團長給我們不少有利條件。」我說。

「啥呀？」他笑着說道，「我能減少您啥困難哪？要是那，我想您的工作

就完啦！」

「那是爲什麼呢？」我感覺驚異的問道。

「從我這裏一開頭，我一插手，那就不真啦！比如，」他忽然扣緊眉頭沉思一下。「我如果問一個弟兄，『願不願意打日本哪？』『願意！』他們一定大聲叫，但是，他心裏會罵我空吹牛屁，並且，偷偷的還要開小差，就是這宗熊事！」他爽快的笑着。「我怎樣能使您減少困難呀？」

「那末，這個計劃的本身怎樣呢？」我問。

他重新又把那計劃看了一遍，然後，他慢慢的低低的說：

「太大啦。」他搖着頭，忽然望我一下，笑着又說：「這些兵，叫他知道時事，懂點道理，原很重要哇！可是，聽不聽却由他，懂不懂也由他，咱們能有什麼辦法？」他徵詢我的意見似的停一停，然後說：「既然這樣，倒不如先叫他們認認字，學寫個家信，因爲那他需要，只要他需要，不叫他學，他也許還要着急咧，就是這個熊事！不是麼？咱們替他想的，總沒有他自己想的好，想

的要緊哪！」

我們到江團的第七天，和我們聯防的×路軍在十里路外的村子上，召開軍民聯歡會，我們有幾個同志自動的跑去參觀了。正在這時，江奇峯團長緊急似的來找我們，他一走進我們的院子，就喊叫我：

「×同志！老×！……」

我從屋裏跑出來，看到他那一幅急忙的神氣，我還以為是發生了什麼變故。

「有事麼？江團長？」我問。

「有！」他說，「很好的事。」他重複說明着。「同志們都跑哪去啦？」我猶豫了一下。

「大概是到連下去啦。」我終於說。

「真可惜，」他無限遺憾的說，「他們×路在開會，邀咱去，趁這機會去看看人家，該是多麼好哇！」

「是什麼時候？」我說。

「今個下午，」他說，「只好咱們先走啦！」

「團長怎麼走呢？」我說。

「我和你地上跑。」他說。

在路上，江奇峯團長給我們談了不少有關、路軍的故事，尤其是他們對農村和部隊的工作，並且，他不停的贊嘆着。最後，他說：

「我說這，都是以前哪！現在，」他望望我們，好像在察視我們每個人的注意。「他們那種求前進的勁，現在可不知道又是啥樣啦。」

「準不會錯。」一個同志說。

「是哇！」他叫道，仔細望了那個同志一眼。「怎樣好？好到什麼樣？正是咱們該知道的呀！」

後來，一個同志像做夢般的忽然提到他在江西被俘的事情，並且要求他講述那個經過。他默默的笑着，彷彿感到遺憾似的搖着頭，然後說道：

「你怎會知道？」他笑一笑。「你知道那做啥？」他停一下，善良的低聲又說：「我也真虧了他們，不是他們，我也早死啦！」

原來，在一次決戰性的戰役裏，他受了嚴重的槍傷，而且整個戰線垮了下來，部隊着慌似的潰退了，他被遺棄下來，被俘了。

「他們沒有醫藥，可是，他們細心給我醫治，」他沉思和感嘆的說，情緒顯得激動而沉重。「他們能把我的傷醫好，我覺得，醫藥，倒沒有他們愛護我的效力大！」

因為閑談和工作上的接觸，我和江奇峯團長就慢慢的自然的接近起來。有一段時間，我幾乎常常留在他的團部裏，暢快的大談一些問題，有時候半天，有時候半夜，我們還是無拘無束的高談闊論着。他對於一切問題都有着濃厚的興趣，並且，幾乎成了他的癖好。

「有啥問題不談談，我總覺得悶。」他每每說。

可是，我們工作隊終於是被解散了，並且，據說有些同志還要經過政治部

主任的個別談話，才能填發「差假證」，和領取路費。我們不得不向江團長告別，準備回到司令部去。

「我也知道這個熊事！」他沉悶的說，「這有啥法子？」他顯得激憤而且遺憾。「你們都有啥打算？」

有幾個同志決心不離開戰地，準備參加地方工作團體裏去，而有幾個同志却願意請求去受訓。

「都很好！」江奇峯說：「不管怎樣，年輕人前途都不錯的啦！」他好像安慰着大家。後來，忽然兩眼注視着我，問道：

「你咧？老×？」

「先到司令部，然後過河到後方去。」我說。

「到司令部做啥？」他叫道，「你找着去談話麼？」

「要談，就談。」我說。

「和他們談個熊！」他大叫道，「有啥熊事可談？」他重複說，「我看，

我差人送你過河好啦，回後方去也不錯！」

我和江奇峯團長分離兩年多，在重慶我竟然又碰到他。那時候他顯得忙亂，憔悴，並且頹喪。從他的簡單談話裏，我才知道，他是在中條山一次會戰裏受了傷，並且，部隊整個打垮了。現在，作爲一個編餘的軍官，被編在軍官總隊裏混飯吃。

「就這種熊事，」他最後說，「活該咱們倒楣！」

我們因爲生活不安定，尤其是居住上的隔離，所以不常見面。雖然也常通信，但是，大都了草而簡單，好像，大家心情都紊亂和厭煩，連會見朋友的興趣，彷彿也慢慢的不得已的降低了。

「就是這種熊事，」他見面時總是說，「好像是活在石頭底下，喘氣都來不及啦，還會有啥心勁？」他無限感慨的大聲嘆氣，和沉重的搖着頭。

火車像蝸牛般的笨拙的向前爬着，疲勞似的不住的喘着氣。

×副團長和我們熱烈的閑聊一陣，就心安理得似的舒暢的睡去了。他兩手抱着頭，竭力捲屈着，好像他是恐懼，或是發冷，但，顯然那又是他的合意的習慣。他是那末舒服和自然，並且，彷彿甜密的響響的打着鼾聲。

「像他這樣多好！」江奇峯上校說：「可是，咱沒有這福氣。」

「正好，」我說，「我們可以痛快談談。」

「不，有啥關係呢？俺是他的上司，你不知道麼？」他開玩笑似的神氣。

「他老弟雖是喊萬歲的人物，但，總不好向我開刀哇！」

我沒有回答他，但，他好像懂得了我的意思，於是，就向我說明着×副團長的「一心想當官，可也很柔弱」的個性。所以，他痛快的得意的結論說

「在這裏我敢說大話，何況咱們只是閑聊天哇！」

「你以為我們有談天的自由麼？」我說。

「你怎麼單找着打我的嘴呀？」他大聲說。「中國這種熊事，我是仗着這

身『老虎皮』哇！」他輕淡的沉默的笑着，盯住我。那意思好像說：「不是我這身『老虎皮』，我也早就糟糕了！」

但是，他却忽然扭轉了他的情緒，激憤的講了一些『老虎皮』人物的慘酷的遭遇的故事。他們有些人遭受着永遠的禁閉，有些人也忽然失蹤了。「我有一個朋友，」他面色陰沉的說，「因為說錯了一句話，——蘇聯也是咱們的朋友，可死得慘哪！」他苦痛的搖着頭，聲音悲愴而激憤了。「他們用消鏟水毀了他的臉，又投到河裏去，但，却說他是開了小差！」

「殺人在中國是進步了！」我說。「有各種各樣的方法，和各種各樣的手段，比如，昆明，……」

「是哇！可是，這還算個啥世界？」他激怒着打斷我的話。「你要說不同的話，給你戴個帽子，你要說點良心話，給你戴個帽子，你喜歡吃苦耐勞，給你戴個帽子，你不舞弊，你奉公守法，你要讀書看報，不嫖不賭，也給你戴個帽子！只要你是個好人，就給你戴個帽子，這還算個什麼世界？」他憤憤的喘

息的說着，好像由於氣力不濟，才使他停了一下。「好人誰還站得住腳？」他激動的大聲說，「中國爲啥不糟？」

「因爲他們怕呀！」我說。

他搖搖頭。「我看不光是怕，」他低低的說，然後盯我一眼。「根本和好人不是一夥呀！」他叫道。他激憤的敘述着關於這一夥以外的部隊的淒慘的情形。「打垮就該倒眉，受傷，活該殘廢！就是這種熊事！」他結語說，「抗戰幾年，我沒聽過『有功』這說法，」他簡直是着惱了。「早知道，王八蛋去拚這個命！」

「可是，抗戰並沒有白抗呀，老兄！」我企圖安慰他似的說。

「要是合起來說，是這樣。」他同意的說，「可是，」他彷彿忽然提起了飽滿的精神，嚴重的望住我。「要看後方，看各行各道的人的生活，看那各行各道的情形，還沒有不抗戰好！」他悲哀似的放低着聲音。「你說，」他盯住我，並且提高了聲音，「那一點比戰前好？」

「人，總是進步了些！」我緩和着他的情緒說。

「種種，可也退步了些！」他彷彿生氣似的說。

「這是一件事呀！」我叫道。

「是哇！」他說，「可是，人非種種都壞，不能進步麼？」

「那自然不是。」

「是哇！」他叫道，笑了一下。「農人種了地，糧食繳走了，大家沒飯吃。

工廠關了門，工人沒有飯吃。從軍，從政吃不飽，教書和出力，也吃不飽。

大家都瘦得不像樣，穿得不像樣！」他連連嘆息了幾聲。「可是，却好了幾個

人，——那些大官，大商，大壞蛋！就是這種熊事！」

火車忽然搖幌了幾下，慢慢停止了。夜，好像是突然降臨了，並且，一下

子填滿了車箱。江奇峯上校站起來，向窗外瞭望了一下。「拋錨。」他好像自

語的說，隨即打了個呵欠。然後喊起來一個勤務兵，點燃了蠟燭。

「火車拋錨，在我是第一次見。」我說着，也站起來，走到窗口去。

「那有啥稀奇？」江奇峯說，「飛機不也常拋錨麼？就這種熊事。」我瞭望着無邊無際的夜空，沒有回答他。

「這就比戰前壞，」他好像是對自己說，彷彿是特意向我證明。我轉過身來，苦笑着。

「復員不如逃難！」他神經質的又說。「勝利成了幾個人的事！」

「說起來，真他媽媽的！」我生氣的叫着。「飛機多啦，汽車多啦，汽船多啦，登陸艇也有啦，可是交通困難啦！」

「就這種熊事，咱們勝利啦美國兵又來啦！」他無限感慨的沉痛的說。「勝利啦，大家要受苦難咧。」

「真他媽媽的！」我哭笑不得的情緒又罵着。重新坐在鋪位上。

他低着頭，來回的不住的走動着。他的神情顯得沉悶，並且生氣。許久，他沒有說話。

火車狠狠搖幌一下子，又開始慢慢的難過似的向前爬動起來，並且，悲哀

的吼叫了兩下。

江奇峯上校向窗外呆望了很久，才又坐到自己的位子上。那情形，說明他有着極深的苦惱和鬱悶。好像他是感覺不得已，和深深的寂寞才又坐下來。

「唉，」他嘆息着，「越想那些熊事，越生氣。」他坐下來。「咱們勝利，美國人就向咱脖子上套繩子，誰說這勝利是咱的？」他又激憤起來了。他的有力的目光盯住我。「美國兵一來，咱們就拚命打內戰，美國貨越來，咱們就越穿破袴子，美國的罐頭奶粉一多，咱們更要餓肚皮！這是熊勝利？」他惱憤的說着，望我一下，又灰心喪氣的嘆口氣，順勢躺在被蓋上去。

「×他娘！」他無限懊喪的又說，「抗戰抗了八年，眼看就會變成美國人的子孫啦！」他一下把臉扭向着我，「你說不是麼？老×？美國兵在中國隨便拉女學生，奸女人，美國汽車隨便碰死中國人，美國飛機又是隨便飛，——咱們打走日本鬼子，却又進來美國鬼子，這是抗的啥熊戰；勝的啥熊利？」

「可是他們並不是這樣想呀！」我說。

「管他娘的！」他憤憤叫道，又坐起來。「北伐時代，吳佩孚就說：『革命黨共產共妻，不如狗哇！』可是，他騙誰？誰聽他的熊話；到了，他還是完蛋！」

×副團長已經坐起來，兩手抱着膝蓋，彷彿在深深的發呆。火車，也不知是在什麼時候進了站，現在是在穩塔塔的停着，似乎是已經停了很久。

「這是什麼站？」×副團長迷混的問道，「是什麼時候了呀？」

「是大半夜了吧！」江奇峯上校說，他站起來又走向窗口去。「多好的夜哇！」他伏在窗口上，好像他又感到無聊，終於又走回來。

「你倒睡得舒坦啦，」他對×副團長說。

「我沒有你那興緻，」×副團長搖着頭說，想笑一下。

「誰想這樣？」江奇峯說，「可是，睡不着哇！」

×副團長微微笑着，搖了搖頭。他得意而且有着滿足感。並且，他顯得憐憫他，同情和輕卑他。

「『老媽媽料豆，各有自己的一把』，」江奇峯上校終於說，他顯然是理解了牠的神情。「二十多年的行伍生活，就落一身這個老脾氣。」

「是呀，我也真覺得你怪。」

「怪啥？」

「脾氣怪。」

江奇峯側目望着他，搖搖頭。

「我不贊成你這一說，幹臣！」他沉思的說，「二十多年養成的這個樣。」

「他彷彿在感嘆着。然後他死死盯住他，又說：『我在死屍堆裏活了這多半輩子，失掉的是啥？得到的又是啥？』」

×副團長無法表情似的笑一笑，從舖位上站起來，大大的打了個呵欠。然後走向窗口，響亮的咳嗽兩聲，回頭問道：

「你餓不餓？」

「我是想睡覺啦。」江奇峯答。「你呢？」他又問我，「想吃，還是想

睡？」

「什麼都不想，」我笑着回答。「我只是想到月台上去吹吹風！」

「也好，」江奇峯說，「我是要先睡啦。」

火車開動以後，我才搶上車來，那時，江奇峯上校已經睡熟了。他兩手握
着拳頭，威武而且驕傲似的沉靜的躺着。×副團長却沉思一般坐在窗口，用手
指敲着落下的窗扇，嘴裏企圖哼着一種聲音。他向我友善的點頭，然後站起來
對我說：

「在這裏坐坐吧。」

他的神情和動作，顯然是企圖向我談些什麼了，他顯得客氣和親近。

「你和江團長是老交情吧？」他擔心似的問我。

「是的，」我說，他的悶鬱的神情使我懷疑。「我們抗戰在一起。」

「呵！」他開朗的微笑的說，「我們也是老朋友，他很直耿。」他望望我，
掏出烟來。「可是，因為老朋友我很耽心他！」

「人太好啦。」我說。

「是嗎，太不會活動啦。」他說，皺皺眉，「生活苦，弄得精神不好。」他用力的噴烟，然後又大大的吸一口。「太認真，大守份啦！」他向我笑笑，好像說：「我不是說叫他作壞人，而是說，他太苦啦！」

「他一向都很廉潔。」我說，「在以前，……」

「我知道哇！」他搶口說，「他從不吃空額，從不扣發弟兄們一個錢，」他望住我，慢慢微笑着，「這不是有點傻氣麼？」他繼續說，「結果，自己受苦受罪，有誰說一句好呢？老實說，」他忽然停住，認真的注視着我。「即使說好，又當什麼事呢？能使自己富裕起來麼？」

我搖着頭，並且微笑着，沒有回答。

「上峯的規定就有漏洞，」他認真的又說，「一個團長，一個上校階級，他的薪餉根本不夠他生活，那就逼你另找門路呀！你如果死守着，」他停頓一下，顯然是加強着自己的語意。「那只有你受窮。」他截然說。

「在這方面，老江正是這樣，」我說，「可是，他好像並不埋怨。」

×副團長狠狠搖着頭，懷疑的望望我。

「他的一肚子牢騷，正是從這裏來！」他說。

「哦，哦。」我驚異的叫。「大家都苦悶不堪呀！」我又說，「人人都喘不過氣呀！」

「他困苦，」他搖着頭，低聲說。他沉思一陣，然後又說：「去年冬天，我從昆明調到重慶來，碰到了江團長，」他帶着陰沉的同情的表情。「我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我到了他家，嗨，」他不勝惋惜而可憐似的，嘆息了一下。「他是住在江北一個骯髒的農家，孩子老婆沒有一件囫圇衣服穿，吃的更難說。」他帶着悲哀的慘相搖着頭。「太太一看見我就說：『你看，幹臣，這日子該怎樣過去吧！他在軍官隊拿那幾個錢，吃飯都不夠哇。』說着，她就流了眼淚，別人該怎麼說呢？他有四個孩子，一家大小六口，吃白米飯，也要吃飽哇！」

「他是一個正直的君子，」我說，在感情上，我也被×副團長的話牽引到

同情的凄苦裏去。「他是甯肯委曲自己的人。」

「是呀，」他說，「可是不能委曲得活不了哇！不能糟踏自己哇！況且，自己是有孩子老婆的人，」他的聲調緩和了一下，悲淒的搖着頭。「就是因爲活不了，他的第五個孩子送了人！」

「送了人？」我驚愕着。

「送了人。」他重複說。「喪送了孩子的一生。」他聲音陰沉着。「而江團長自己，也只落了一肚子牢騷！」他抬頭望住我，又說：「將來又該怎麼辦呢？」他停住，隨即搖搖頭。「我真擔心他。」

「真夠朋友們掛慮的，」我附和說，「也不知老江有個啥計劃。」

「哦！」

「嗨。」

我們沉默起來，談話也從此終止了。

火車像牛一般的走着，我也慢慢睡去了。

四

在開封，我和江奇峯上校又偶然碰到了。那時，我正在繁華的馬道街閑逛着，而江奇峯却匆忙的迎面走過來，我喊住他，他好像個孩子似的，一下撲過來，緊緊抓住我的手。

「你也到啦！」我高興的說着。

他兩眼煥發着生命力，興奮而愉快的神情，默默的滿意的笑着。他不說話，似乎他是無從開口似的，只是親切的熱烈的握手。

「我要走啦！」他終於說，聲調裏充滿了愉快。

「到那裏去？」

他機警的四下望一下，笑着。猶豫着。

「明早晨，我找你長談好不好？」他把我的手狠狠握兩下。「現在我有要緊事。」

「我一定等你！」我說。

「好，」他說。「好，」他又說，「好，」他連連重複說，但，他沒有鬆開我的手，他戀戀不捨地一直望住我。

對他的神情，我開始驚異和掛慮了。

「我們去喝點酒好麼？」我說。

「不，」他搖着頭說，「用不着。」

「那末，我們一定要談談了。」我要求說。

「當然，」他說，「當然！」他快活的重複說。「我一定去找你！」

他一下鬆開我的手，堅決的大踏步的走了。

第二天我等着他，但終於是失望了。

我開始焦灼的担心了。但是，天剛傍黑，茶房送給我一封信，那正是江奇峯寫來的。

「爲了要活，要活得好，我回到家鄉去了！」他開頭寫道，「你能夠想到

我心情的驕傲和快活的，老×！只是沒有時間一見，我向你道歉！」

「這傢伙，」我自己說，讀着他的信，「這傢伙！」我簡直沒有什麼話可以傳達我的心情了。

「我爲什麼叫人卑視？爲什麼叫人可憐？有些家伙的同情，我是需要的麼？」他生命勃發的繼續寫道，「我對一些家伙驕傲，就是我自己自信有能力生活，有能力爲人民服務，現在，我就要站起來！挺挺拔拔的站起來了！」

「這家伙！」我叫着，反復讀着他的信。「這家伙！」我反復的叫道。

一九四六·九·十五·滬上

靈魂的受難

我一繳上末一次試卷，就感覺有點頭暈，並且，似乎也開始在發燒了。但是，此刻，我的心情愉快而輕鬆，絲毫沒有料到會病倒。「錄不錄取，在他們啦。」我心裏痛快的說着，自己好像很驕傲。於是，茫然的，腳不着地似的大步走出了考場。

「可該好好玩幾天啦！」我企圖用舒暢的大叫一聲的心情對自己說。我打算首先跑到那家作為我們住宿的茶館裏去，整整東西，結結賬，等我的同學老宋一回來，大夥進城去。「痛快的逛逛大重慶！」我自語着，想跳起來。但是，猛然襲來的一陣頭暈，終於使我栽倒了。

我醒來，是在一家私人的醫療所裏，那時，據說我是打過了三針，並且，睡了整整兩個鐘頭。而我，却清清楚楚是做了一個懊惱而悽慘的長夢：大學裏

落了一磅，就毅然決然去當兵了，可是，我受了嚴重的槍傷，我感覺疲倦，和沉重。我吃力地慢慢睜開了乾澀的眼睛。——我的同學老宋，兩眼噙着飽滿的淚水，呆木木的站着。看到我，他的臉色像飛雲一樣，霎時驅散了陰沉，驚喜的愉快了。「好啦，」老宋叫，「他好啦。」他顯然是告訴那位醫生，但，那位沉靜得發怔的，具有一種莊嚴的紳士派頭的醫生，沒有理他。

醫生摸我的脈搏，然後倦乏地厭煩地坐到沙發裏去。

「讓他休息一下。」

「到底是什麼病呢？」老宋急迫地說。

醫生許久沒有回答。後來他輕輕的翻起眼睛，斜睨着老宋，說：

「是貧血症。」醫生決斷的口吻說，但是，他彷彿又沒有什麼把握，顯示着他的情緒的猶豫。「也有些傷寒的徵候。」他終於補充說，「在這個氣候裏面，這是危險的病症。」他搖着頭，加重着他的語意。後來，他好像又想笑一下，說些什麼。但，顯然由於他考慮着一樁心事似的，終於沒有那麼作。

「你們住在什麼地方？」醫生忽然問。

「『野風涼茶社』。」老宋答。

「哦！」醫生叫，他隨即站起來。「那也許還有點重傷風！」他走到我的跟前，摸一下我的眉頭。「總之，營養不良，用腦過度，加上這個氣候，又有許多流行病，傳染……」

我開始發着高熱，並且昏迷起來。

我一直睡了兩天，熱度才慢慢退走了。那時我們已經搬到「沙坪茶旅社」來住，房間小而且悶熱。樓下的茶客吵鬧得叫人厭煩和不安。我感覺焦急和懼怕。我想喝大量的開水，一直，只是想喝開水。一面，這是醫生的囑咐，主要的，好像這對自己的病是一種極大的安慰和唯一的療治。

「茶房總是討厭。」我費力地說。

「也用不着他。」老宋說，往往，他說着，就拿起那個學校發給的白磁牙缸子，跑下樓去了。

這次，他把開水放在我的床頭上，我就看出他的神氣不對了。他帶着一種惶惑和不安的情緒坐在桌沿上，竭力鎮靜着自己，沉默而且猶豫着，後來，終於說：

「這一件事情真奇怪。」

我注視着他。但，因為氣喘，沒有答話。

「我一下樓，一個人就注意了我。」老宋繼續說，望我一下。「他一直望住這一個牙缸子，這牙缸子有啥可疑呢？」他停住，把白磁牙缸子審視一陣。

「紅字寫着『山東六中』，明明是學校發的啦！」他莫明其妙的神氣笑一下，「但是，那個人還走近茶爐來，仔細看了一看。」

我無力地想笑一下，因為老宋的那幅嚴重的神氣，使我感覺輕鬆了。

「我敢武斷，」老宋竟然大聲說，「這個白磁牙缸子，總不會是他的！」我慢慢的擺了擺頭，他也沉默起來了。但是，在他的情緒裏，顯然，仍然殘留着疑惑和不安。

忽然間，一個人出現在我們的房門口了。這個人陰沉而且驚慌，他顯得機警，但也略帶不安。對於這個人的降臨，老宋大大的吃了一驚，並且，愕然怔楞住了。

「你們是山東六中的麼？」那個人問。

老宋點一點頭，彷彿緊張得不能說出什麼了。

「你們認識劉敬齋先生麼？」他的聲音低沉得叫人感覺奇怪。

「是他的父親。」老宋好像從緊張裏一下解脫了似的，指着我說，聲音顯然是舒暢而輕快了。

「呵！」那個人愕然叫道。他同時向我跨了一步，目不轉睛的呆怔的望住我。

「我們剛考完學校，他就病了，」老宋加說道，他好像一下和那個人親近起來。「他幾天沒有吃東西，又不能進醫院。」

那個人緊急的皺着眉頭，陰沉的沉默着，上牙不斷的恨恨的咬着嘴唇。後

來，他的眼睛裏忽然滾出明亮的淚珠來。

「我留下錢，你們先看病。」他說。急忙轉過身去，把一扎十張五十元的鈔票捧在我床上，激動的大踏步走下樓去了。

老宋愕然向外移出了幾步，終於又疑惑的，失望似的沉重的走回來。

「他是幹什麼的？」我喘喘的低聲問。

「就是注意我和牙缸子的那個人。」老宋沉思的說，帶着深深的疑慮的樣子。「他是誰呢？」後來，老宋又說，「他是一個作什麼的人呢？」他彷彿自語着，「聽口音，他是咱們鄉，但，他是幹什麼的？」他反問我，並且一直叮住我，「他認識你父親，又很像很關心，……」他終於又浸在疑慮裏去，開始來回踱着步。

我們的心情完全被這個人攪亂了。很有幾天，我們在談論着這事，和推測着這個人的種種。我們感激他，但是，我們都用着全心情懷疑他。特別是我們要離開重慶的那個早晨，我們發現從木板縫裏遞進來，又不知從何時就開始躺

在牆角的一封信，那信清晰而準確的寫着我的名子，信簡短而又潦草，令人吃驚得會駭跳起來。

「願你健康和強壯，」那信上寫道，「說我問你的父親好。」

「他也認識你的呀！」老宋叫道，「不然，他怎麼會知道你劉志剛的名子呢？」

「但是，我不認識他。」我說。

「怪就怪在這裏，」老宋說，「我真想不透。」

「反正總會有點關係。」我說。

「是呀！」老宋說。「可是」，他忽然盯住我，非常懷疑的樣子，又說：

「他爲什麼不留個姓名？爲什麼又不談一句話呢？」

回到六中，我們把這件事情詳細地苦訴了父親。父親好像因爲神經過敏似的，一下陷到苦痛裏去。他顯得精神很壞，憂慮、哀憐，內心彷彿又湧來抱恨一般的情緒。他不想說什麼話，一直支唔着什麼。

「先好好休息，」父親不斷說，「休息好，再說別的事。」

母親在爲我和老宋忙着，燒水、作飯，並且關心的詢問着我們的種種。後來，她把飯菜給我們擺在桌上，就若有所悟的樣子，自語一般的說：

「那個人，怕就是你表哥。」緊跟着母親這句話，父親響響的嘆息一聲，搖了搖頭，沉默的苦痛的離開了我們。

老宋恍然大悟的神情微笑着，他望住我，好像說：「怪不得，怪不得呀！到底是近親戚咧！」他彷彿什麼都滿意了。

「你表哥也算可憐哪，」母親說，輕輕嘆息着進廚房去了。後來，又帶着兩隻濕淋淋的手走出來，擦着手，又說：「他原是一個很好强的孩子，可是，一步走不好，一輩子也難爬出來那個禍坑咧。」

「他在重慶作啥事？」老宋魯莽的問道。

「唉！」母親嘆息着，悲傷的搖着頭，沒有心情來回答他。

我對表哥的印象很淡薄，這因爲，我們分別得太久了，已經上十年沒有碰

面了，並且，他比我大整整八歲，在小時生活在一起，各自的興趣也距離得很遠。尤其是他喜歡沉默和孤獨，不大說話，又不愛接近人，但是，他努力和聰明，我父母非常喜愛他，並且，常常作為模範似的誇獎他。

他是我姑母的第四個兒子，我姑父和姑母先後去世的時候，他還很小。據我母親說，我的那些表嫂們對他刻薄而忽略，母親看到他那可憐的情況，就把他領到我們家裏來。「那時，看他像一隻沒有主家的小狗，隨他自己去吃，隨他自己去長，簡直要成個野毛胚子啦。」在什麼時候談到表哥的童年時，母親這麼說。

表哥和我一樣是依靠着我的父母長大的，並且和我一樣就了學。只是，他進初中以後，我們就分開了。那時，我跟着父親到北平去讀書，而他是留在濟南，可是，一切費用仍是由我父親供給他。

我高小畢業的時候，表哥榮耀的讀完了初中，父親常常高興地誇獎他的成績，使我感覺很羨慕他，於是，我們開始了通信，並且約他到一起來。他也天

真的懷念的表示着他的高興，他十分願意和我在一起讀書。但是，父親要回荷澤六中去教書了，母親因為身體壞，和我留在北平。「北平讀書方便，」父親和母親計議以後，對我說：「你和母親留在這裏，我過濟南帶你表哥到六中去。」我一時覺得很失望，但是，我沒有反對。「和你表哥寫信好啦，」母親安慰我似的說，「那也可以學學你表哥的好處咧。」

但是，第二年「七七事變」就發生了，我們和父親就隔絕起來。雖然，那時許多人都走海道到青島去，可是，父親掛慮着旅途上的紛亂，叫我們耐心的等着，「時局也許會安定的，戰爭過些時也許會停止，」父親的信極力鎮定着母親，「表示慌張不是不好麼？」

後來，父親帶着表哥跟學校遷到湖北，又轉到四川去，而我和母親孤獨而寂寞的住在北平。「怎麼好呢？」我常常同母親商議着，而她好像總是愁眉不展的樣子，但是，往往很堅定的說：

「交通一通，就到四川去。」

我和母親到達四川，是民國二十八年的夏天，那時候已經是不見我的表哥了。母親懷念的詳細的探詢着這事，而父親，神情陰沉而懊悔，總是不願誰提起似的，顯然，父親是有一種內心的歉責和苦痛。

「那個好孩子，唉，……」父親無限惋惜着。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呵？」母親不安地追問着。

父親沉重的沉默着，然後說：

「那孩子太好啦，」他嘆息似的停住。「來到後方，抗戰的熱氣太高啦，他要去直接參加抗戰工作！」

「那孩子原也有志氣。」母親搶着說。

父親默默的搖着頭，兩眼有些潮溼起來。

「可是，這就糟躓了他的一生！」父親略帶嘶啞的聲音說，隨即掏出手帕來，擦了擦眼睛。

我有些莫明其妙的發怔。母親也被父親的情緒感染得陰沉和鬱悶。她呆滯

的望住父親，輕輕的嘆息了一下。

「來到四川以後，我看那孩子的情緒就有些不安靜，」父親極力鎮定着自己，繼續說，「有一天，他來找我，說：

「『舅！我不想再讀書啦。』

「『爲什麼？』我問他。

「『你看，戰爭打到什麼時候會完呢？讀書還有啥用處呢？』

「『那末，你打算去作什麼事？』我說。

「他怔忡了一陣，彷彿一下還不肯說出來。

「『考這個訓練班去！』他終於說，把剪下來的一條廣告給我看。

「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那個訓練班真是像廣告那樣。那裏，一切是公費，並且還按月發給零用費。三個月畢業，待遇高，享受也舒服。尤其是，成績好還能保送到外國去！」父親的感情顯露着激動，聲音抖顫着，終於停止了。

「哪裏有這麼便宜的事呵！」母親插嘴說。「這個世界，有誰是那樣的傻瓜呵！」

父親首先嘆口氣，沉默着。「我們從沒有想過找便宜，」父親接續說，「可是明光那孩子很堅決，」父親善良的抬起眼睛，望望母親。「你知道，明光那孩子的脾氣，」父親深深感到遺憾似的停一下。「他不講話，但心裏可有個牢牢的主意，他要說出來，誰也不好再給他改變哩。」父親彷彿精神煥發起來了，「他從不對任何人有任何要求，也從不肯讓誰隨便打消他的主意，何況，他的主意又沒有什麼可厚非的呢？他說：

「『舅！去學無線電，不是對自己的前途也很有益處麼？』」

「這很對，」父親決然說，「對於一個努力上進的孩子，什麼不可以學得好呢？學什麼不都可以成就一番事業麼？像我，離開大學就教書，十多年來，又有什麼好呢？可是，我不願讓明光那孩子離開。」

「『能安靜的讀書，爲什麼還那樣想呢？』我對明光，『你知道我不想離

開你麼？」

「『難道你還不信我麼？舅？』明光兩手挖着指甲縫。『我還會胡來亂爲麼？』」

「『不是那樣說，』我解釋說，『我是覺得應該安靜的讀書，好好完成自己的學業。』」

「他很久很久不說一句話。後來，他忸怩着，好像惟恐我責備他似的不安着，終於，吞吞吐吐的說：

「『我也很奇怪，舅，我覺得我也完全變啦。』」

「『怎麼？』我追問他。

「學校裏我呆不下去啦，』他決然說，勉強地想笑一笑。『我總是覺得發悶，悶得發慌，怎麼能夠安靜的讀書呢？』」

「我很懂得明光那孩子的心情。熱氣方剛的年青人，被抗戰的熱氣流一沖擊，有哪個孩子還能夠呆在山窩子裏？誰還能安心坐一坐？我還有什麼話可以

說服他？」父親詢問般的望住母親，母親壓着舌根，嚶嚶的嘆息了一聲。

「『那末，你把問題都考慮好啦？』」我問明光。父親繼續說，無可奈何的，非常抱歉的表情。「他是堅決的點着頭，一句話也沒有。我說：『也好，可是，如果不滿意，那該怎麼辦呢？』」

「他首先拘謹的笑了一下。

「『到社會上去闖一闖，也許會多曉得點社會上的事情咧。』他無所猶豫的說。

「『好，』我說，『能有主意就好。』」

「『舅舅拉拔我十幾年，我總不想讓舅舅失望。』他說，神情很堅決。

「『我只要能領你走到正路上，我就算安心咧。』我說，我企圖把我的心情吐出來。

「『十幾年來，舅舅對我有什麼不放心的地方？』他急迫的問道。

「『沒有哇！』我說，我審視着他。『在學校裏，你表現得很好，努力，

守份，我覺得我很高興。

「『那末，舅舅還有囑咐的話麼？』

「『沒有。』我搖着頭說，『我很能相信你。』

「他興奮的滿意的微笑着，隨後又沉默的戀戀不捨地站了很久，才又慌忙的走了出去。這以後，」父親恨恨的搖頭，並且懊悔的嘆息着，「明光那孩子的悲哀的命運，就沒法來挽回了。」

「哎，也怨碰到你這個書呆子啦，」母親埋怨着說，「爲什麼不說一句阻攔的話呢？」

「怎麼是沒有呀？」父親吃驚的大聲說道，「我應該堅決留住他，但，那時誰又會想到是這個樣子呢？」父親氣勝的說道。「況且，他是一個外甥，我不能委曲他的志願呵。」

「可是，明光一去，就不能再見麼？」母親說，十分關念的樣子。

「不能。」父親搖着頭，簡短而確定的說，苦重的沉默起來。

「那孩子苦呵！」母親感嘆的說，眼睛裏幾乎要流出淚來了。

「是呵！」父親受感染似的說。「做夢也不會想到他遭受了這個違背他的熱腸和願望的遭遇呵！」父親苦痛的，否定一切的搖着頭。「他入了那個訓練班，最初來看過我兩次。」父親沉痛的繼續說，他的感情是那樣的激動和悲苦。

「第一個禮拜天，明光回來，很高興，說是很滿意，班裏的什麼都很好，有秩序而又滿人意。教官們個別的找着大家都談話，和氣而關心，並且，具體地保證着每個人的輝煌的前途。」

「除了管理嚴格，別的都很好。」明光說。心情的滿足，使他顯得活躍了。他用心地向我提說着一些問題，高興的述說着他的生活，他在一星期裏，就好像改變了很多。不像過去那麼沉默，也似乎擺脫了孤獨，彷彿他是獲得了精神的解放。

「『這樣很好。』我說。我很滿意。明光既然安排了自己的路子，在我的責任上說，是一種莫大的愉快和輕鬆。並且，我覺得明光在一種新的心情和新

的環境裏面，學習的進步會更大！但是，「父親忽然停下來，情緒一下變得陰沉了。「嗨」，他嘆氣和搖頭。「情形很快就變了！壞得讓人恐怖和戰慄呵！」父親停止了，兩眼裏充滿了無限的憂慮。但是，他的目光却驚駭的令人可怕
的明亮起來。

「唉！」母親頹喪的嘆氣，那聲音好像她深深的心窩裏衝出來。

「唉。」父親悲傷着，搖着頭，沉默了。

「這世道，步步都安排着釣鉤。」母親說。

「簡直處處是陷阱！」父親說。「一個純潔的孩子要一步走不好，就休想再爬出來啦！」父親氣憤着，「明光就是這樣。」父親顯得憤懣而且傷痛。「明光第二次回來，一看到我就開始流淚，讓人想起來疼心呵！」父親憤慨着。但是，內心的痛楚也使他的情緒顯露着沉痛了。「他用一種哀傷的聲音喊一聲舅舅，他不再說任何話。他是那樣痛心，呆板，和疑懼。眼淚不住地流着。」
「『是怎麼呢？生活得不如意麼？』我懷疑的問。」

「他搖頭，但，不答話。『是什麼委曲了他呢？』我在心裏問着自己。他跟我十幾年，從沒有這種傷心的情形，即有什麼委曲，他也只是沉默，從沒有像這發自心肺的哀傷過。」

「『是不是和自己的想像距離太遠？』我又問。」

「他沉重的搖頭，但是，從不答話。他死板的站着，眼睛不敢看我。當我每次問他什麼，他好像又都緊張得發抖，上牙不斷恨恨的咬自己的嘴唇。」

「『這孩子是怎麼回事呵！』我心裏說，疑惑着。十幾年的感情使我也感
染着心酸的愛憐似的望住他。」

「他好像因為逃不過我的注視，而感到了良心上的苦痛，終於，一下伏到桌子上，沉痛的無法傾訴的爆炸似的大哭起來。」父親停住，擦擦眼眼，「一個孩子的性情竟是變得這樣快！一個人的命運，也竟是決定在一剎那的時間裏面！」父親咽啞的聲音不能繼續下去了，他重甸甸地低下頭去。」

母親抑不住自己的感情，她有時可怕地驚駭，有時又難以控制地悲傷。」

可憐的孩子！」她不斷輕輕說着，「可憐的明光兒呵！」她開始抽泣了。

「孩子那麼老誠，」沉默許久以後，父親又試着說，顯示着悽慘的神情。

「我帶着滿心的酸楚安慰他，要他安靜和休息，我扶他躺到床上去。」不能，

「明光驚呆的懼怕的說。他悲哀的搖着頭。

「『休息一下，怎麼不能呢？』

「『我必須走。』

「『吃過飯走不行麼？』

「『不能晚一分鐘。』

「『那，以後常來玩好了。』

「孩子是那麼悲痛的搖搖頭，說：

「『不能，舅舅！』他的眼淚一下就流了滿臉。『以後我不能再來啦！』

「『呵！』我心不由主的駭懼的叫着。『這樣殘忍，這樣殘酷哇！』我心

裏連連駭吼着，發着呆滯的怔楞。

「孩子却像一隻饞嘴的貓一般輕手輕腳的偷偷的走了。他自己擦了一個臉，理了理頭髮，一句話也沒有說，就匆急地走了。但是，不久，他又恐佈的跑回來。」

「舅舅！」他氣喘着，極力壓抑着聲音。「你看我的眼，是不是像哭過的？」

「哭過？」我心裏說，疑惑的驚愕的望住他。「像是有點紅腫，」我遲疑的說，「那有什麼關係呢？」

「哦，哦，」他顧自懼怕的說着，走進房來，仔細的洗了臉，又拿牙粉耐心地撲到臉上去。

「永遠不能見啦，舅！」他忽然激動的說。「也許不久我就會死，也許是受罪一輩子！」

「朋光！」我說，我驚駭他這想頭，企圖制止他。但是，他急忙的像個驚慌的野兔似的，頭也不敢回一下，就走出去啦。」父親停住，感嘆的沉默了

一會。「永遠不能看到明光那孩子了！」父親沉重的說，聲音又嘶啞了。

母親不斷的悽惻的搖頭和嘆氣，純真的良善使她模糊地感到了悲哀似的。

「我不願意提明光，因為我心裏難過！」父親最後說。沉默一會，他又自語一般說道：「那孩子遭過苦！」他悽慘地搖搖頭，眼睛裏忽然放出憤然的光輝，用確切的口吻說：「我斷定，那個孩子又住過監獄！」

「住過監獄？」我和母親同時驚愕的追問。「你怎麼知道的？」母親駭然的又問。

父親的臉肉抽動着，憤激的說：

「我收到過這樣一封信，」他站起來，從床下書箱裏的皮包裹裏拿出一封顯然陳舊的，但還保持完整的信。「你們看！」父親說，把那作為信紙的一片草紙舖在桌面上。

我和母親幾乎同時站了起來，走向父親。此刻，我大大的吃驚，而且駭懼了。擺在面前的不是信，因為它沒有一句話或一個字，那是一幅令人恐怖和

悲哀的漫畫。畫面畫着鎖大鎖的方圈，而圈裏面是兩隻善良，傷痛的眼睛和眼淚，面臨着刀鎗與屍骨。筆劃粗糙，而慌亂，顯然是在不安和匆忙中畫成的。

「這就是一個好孩子的一生！」父親憤慨而感嘆的說，懊喪的躺到床上，響響的嘆息幾聲，不再說話了。

空氣沉悶而又苦重，簡直令人感覺到一種強大的頑固的壓力，和窒息了。

所以，關於表哥明光，在我們家裏就不會提起來了，因為，這對父親是一種極大的痛苦。於是，我對於表哥的印象，慢慢就消沒了，尤其是，我和他分離得那樣久，除了回憶，表哥明光在我的思想裏，是沒有什麼位置的。雖然他的遭遇是那樣叫我同情的感慨，但，那是不會持久的，並且是漂浮的彷彿不平似的，正像聽到一個不平的故事，所發生的感情那樣。後來，尤其是近幾年，由於我的一些同學和老師們的突如其來的不幸的遭受，使我對於表哥並不感覺光榮，所以，實際上我也忌諱着他，我幾乎是完全忘掉了他。

可是，我這次和表哥明光的奇遇，確也叫我感覺吃驚，懷念，和深深的感

動。尤其，由於他的行動所喚起的我的回憶，以及他的悲哀，和苦痛，使我內心裏發生了一種好奇的對他認識的空渺的慾望。

然而，又有什麼辦法呢？

這年秋天，自然我是進了大學，這在人的一生中是多麼值得興奮和新鮮！他們全情都浸到功課裏。不大閑玩，也不常出門。可是，一個人也不能久久悶在宿舍或自修室裏呀！有一個禮拜天，我決定到化龍橋去會個朋友，好痛快的談談和玩玩，而我的老同學老宋，整天像滿處飛似的，不很容易找到他。尤其是，這一天我起得特別早，厚重的大霧，填滿在天地之間，可以保證沒有空襲了。所以，我愉快的出發，高興的沿着嘉陵江邊走着。

「一定進城去看電影，」我對自己說，輕快地轉過了油料廠下面的山角。

「站一下！」一支微弱的，但，具有權威的聲音說。一個人大步從我後面走來。「我找你很久，都沒有機會，」這個人說，走近來了。

我驚駭得心裏卜卜的跳着，愕然的戰慄的不自主地站住了。但是，等那個人和我對面站定的時候，我認識正是在沙坪旅社所碰到的那個人。「你是不是我的表哥趙明光？」我脫口說，心裏稍稍輕鬆了一下。「正是他呢！」我心裏高興的想，因為我覺得我認識他。

「不要響！」他用習慣的口吻制止我，同時，一隻手戒備的，熟習的摸進口袋裏去。「不許大聲說話！」他壓着聲音又說。但是，忽然間，他生疏的，抱憾的，具有原始善良的情緒笑了笑，遲疑着。然後，一下抓住我的手，使我駭懼得幾乎叫出聲音來了。

「志剛，」他說，用着似乎是習慣的過多的嗓音，「表弟！」他神情裏充溢着沉痛感，但，顯然，他是無法再流出眼淚來了。

「明光哥！」我說，親愛的溫暖，也使我的心情共鳴地悲痛起來了。

「不許叫我的名子！」他驚恐地說，急忙放開我的手，兩眼向濃霧裏搜索一陣，然後，向我陪禮似的，勉强的笑一下。「舅舅好麼！」他問我。

我簡直不知道怎麼才好的情緒，向他點一點頭。

「我好像不在這個世界上，」他繼續說，感情十分沉重。但，我總想見見親人。」

「是的，大家也都很懷念你，」我說，「那末，你爲什麼……」我不自覺的放高了聲音，他又驚駭的制止了我。

「走！」他命令我。「向前走！」

我不得已的，哭笑不得的，遲鈍的向前走着，心情沉重的沉默着。而他，我的表哥明光，緊緊跟在我的身後，彷彿是怕我逃走似的，使我感到他是監視我了。

我簡直是恐怖起來了。我下意識地心驚胆戰的回頭望了望他。

「不要看我。」他嚴厲地說，陰沉的樣子。

我機械的無力的向前走着，心裏紊亂，而又感覺重壓，好像連呼吸也不自在了。

「你進了大學，使我很高興，」他忽然說，「可是，這，我能幫你什麼忙呢？」

「我很好，表哥。」我說，「可不用操我的心。」

「那，你拿去！」他決然說，站住了。「你把錢拿去用。」
我站下來，但是，我沒有轉身和望他。

「那樣，」我說，「表哥，你……」

「你不要問我。」他強橫的口吻說，「我給你錢，你拿去好啦！」

「表哥，……」

「什麼話也不要對我講！」他說，「你走！」他決斷地立定了，兩手摸進口袋裏，滯呆的望住我。「不許回頭！」他喊了一下，濃霧很快就將我們分開來了。

我和明光表哥相遇的緊張和苦重的心情，一分開，又使我感到輕鬆了。我自由地鬆了一口氣。可是，這是十分短暫的感情。很有些天，我是被明光表哥

的苦惱、恐懼、緊張和凶惡的情景所追蹤着。我彷彿覺得他時時刻刻在監視着我的。我做着希奇的可怕的惡夢。但是，在我們中間所存在的親屬的情誼，以及他的悲苦的可憐的遭遇，和蘊藏在他全身心的強烈的憎惡，也喚起了我對明光表哥的深深的同情的懷念。在是，我有一個連自己也覺奇怪的想頭，那就是：我希望能有和表哥再見面，和痛快地傾訴的機會。「那樣的人，作那樣的事，怎麼會給你一個這樣的機會呢？」我自己心裏問自己。而我總是莫明其妙的帶有像櫻氣的心境希望着這麼一個機會。

可是，我失望着。並且，我簡直恐怖起來。因為，我們的相見，是那麼突兀得叫人心驚而膽怕，尤其是，時間的匆急，情緒的緊張，和那一種可怖的氣氛，實在使我畏懼，而且膽戰心驚了。

「不要走！」這總是他第一句駭人的話，好像是不知從什麼時候他就跟上了我，而這聲音，又響得那麼憤激、短促，具有權威和力量。我被嚇得楞楞着。

那是一個深冬的黑夜，我從×教授的家裏走出來。由於×教授的一時的興奮，和偶然的興緻的飽滿，我們一直胡亂地談着，直到午夜我才離開他。「這樣的閑談很有意思。」我高興着，急促地走在蒼茫的濃霧裏。——此刻，我的表哥明光，令人駭跳的跟上我，那裏是一片齊整的矮樹林，他彷彿是從那裏面跳出來似的。

「不要走！」他急促說，嚴正的戒備的站住。

我想跑開。但是，我服從了這聲音的命令。

「呵！表哥！」我說。我冒出了一身冷汗，而此刻，我開始感覺輕鬆了。

「表弟，」他說，聲音裏充溢着悽愴和溫情，彷彿企圖向我傾吐什麼。但是，忽然間，他嚴厲地說道：

「走，到那裏去。」

我服從他的命令，走進矮樹林裏去。

「你先坐下。」他說。

我依着他的話作到了。

「你不必看我，」他又說，「你把脊樑向着我。」

我馴順的完全作到了。

「表弟，志剛兄弟，你能原諒我麼？」他忽然說道，聲音溫暖而含有着淒傷。

我點點頭。聽到他的話，我心裏猛然襲來一陣傷痛。

「我想見你，志剛兄弟，」他用着熱切的親蜜的語調說，「可是，我是在和生命作賭！」

「那是爲什麼？表哥？」我說，「難道，……」

「你不准問我！」他忽然凶惡似的，沉默了一陣，「爲什麼呢？我們沒有。」他平靜地說，「我們不要『爲什麼』，我也不知道。」

我們陰沉的沉默着。但是，忽然間，他機警的跳起來。我嚇得也企圖站起來，但是，辦不到了，我的兩腳抖着，使我難以支持似的，不作主地躺下去了。

「我要打死他，打死他！」他憤恨而且恐怖，噪眼裏不斷壓擠似的響着。而同時，遠遠的有一種遲鈍的老年的腳步聲響過。

「呵……。」明光表哥緊張過度似的，狠狠鬆了一口氣，然後又蹲下來。

「表弟！」

「是什麼事呵！」

「我以爲是跟我的傢伙！」

「呵……。」

「不要響！」他忽然制止我，顯然，同時他也作了戒備的動作。

我真確的感到威脅的苦惱，不想再說什麼了。自然，我們又開始苦重的沉默了。

「我羨慕一切人，我也憎恨一切人，」明光表哥忽然說，「我羨慕你，志剛弟，你有光明的前途。」我沒有說話，——我怎麼說呢？「給你錢！」他說，顯然，他是忽然想到這個，而匆匆忙忙的不合節調的這麼作了。「我明天要調走。」

「調走？」

「調。」他猶豫了一下。「你不必問這個。」

「呵！」我若有所悟了。

「這裏我認識的人太多啦。」

「呵！」我機械的說。「給我寫信好了。」

「爲什麼寫信給你？我賭我的命麼？我想死麼？」他急促的說，好像很激動。「我還要連累人麼？毀壞你麼？」

「唉，」我心裏叫。「殘酷哇！」

他沉思着。「就是這樣，」他遲慢的說，聲音憤懣而堅定。「我們只有兩件事：殺人和死！」他彷彿是咬着牙才響出了這聲音，那聲響有力，而且撕裂着。「我隨時可以殺人，我隨時也會死！」他不能抑止的強烈的喘息着。但是，此刻，樹林的那方彷彿有所動靜，他一下伏到地上，用着強有力的壓擠的聲音叫道：「誰？」同時，他彭、彭開了槍。他跳起來。「走！」他說，他踢了我一

脚，就消沒在夜霧裏去了。

槍響的剎那間，一隻狗顯然是受傷了，慘痛的叫着，掙扎似的逃開去了。

「唉！」我滯呆呆的叫，死板地坐着，不能隨意站起來了。「唉！人，人，……」我說道，我不能夠說出一句話來了。

自然，這以後，我和表哥明光很久沒有碰過面。老實說，我的的確確害怕和他相會了。可是，我在各種各樣的場合，得到過他的錢。真使我感激，可也令我疑懼。有一次，當我要換洗被單和枕頭套時，我在枕頭裏面竟發現了大量錢，我歡喜而又驚駭。「他怎麼放進來的？」我疑惑着，「難道他沒有離開重慶麼？」並且我發現好像用木炭寫的一張條子，那上面寫道：

「這錢是你應該化的，在我，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呢？」口氣頹廢和懊喪，對於錢，彷彿有着仇恨似的。

我的明光表哥，好像總是在躊躇着自己。當我有一個禮拜天進城去時，在繁華的都郵街竟然碰到他，他是那末具有一種不可侵犯的派頭。他穿着高貴的

中山裝，拿着名貴的手杖，戴着禮帽和眼鏡，像一個高級的公務員。他態度大方，斯文的安靜的邁步，和我迎面走着「明光哥想是作官啦，」我心裏說，很高興，因為，我們半年多沒有碰面啦。但是，他看到我，却愕然慌張了一下，馬上低下頭去，並且趕緊橫過了馬路，好像一隻偷嘴的狗一樣，沿着牆邊匆匆的溜走了。

這使我很痛苦。「他的靈魂不安。」我對自己說。我覺得我十分同情，而且擔心他，我把這事難以忍受似的告訴了老同學老宋。老宋搖搖頭，驚駭的壓低了聲音，說：

「我還沒有告訴你，我也碰到過他，」他嚴肅而又懼怕的樣子。「在兩路口車站，他曾經流落為一個乞丐，我看到他很吃驚，但他却急忙埋下頭去，叫着：『老爺們施捨個錢吧！』自然他是避諱我這個熟面孔。」他停了一下，情緒十分驚呆。「我沒有再敢看他第二眼，因為，他如果知道我認識他……」

此後兩年，我沒有見過表哥明光。雖然，在這期間我驚訝地收到過昆明、

桂林、和永安的各種商號的匯款，但是，我沒有得到過一句話和一個字。直到我大學畢業，並且到南岸一個中學去教書的時候。

我搬進這個中學去，這在我的心情上，確實有點初上戰陣的恐懼，並且，我搬來得過早而不合時宜。所以，我彷彿總在自卑和不安中。因之，我無聊似的經天跑進城去，直到深夜才疲倦地回來睡覺。但是，第三天，那個令人狂熱的勝利來了，這該多麼興奮而歡快呀！我簡直是崩跳着，投到那狂奮的人流裏去，傾心傾意地歡鬧着。並且，我和幾個熟人去喝了酒。一直到午夜以後，我才雇着小船過江來。

躺到床上去時，襲來的是怎樣的疲乏！我的腿痛，而全身的骨節也在酸木着。並且，全身上彷彿挨過一頓痛打，是那樣的酸木着。躺在床上，精神上的興奮雖使我輾轉了好久，但是，一入睡，便沉沉的睡「死」了。

好像是什麼棒子刺痛了我，使我楞怔地翻了一個身。

「不許動！」一支小小的有力的聲音響在我的耳邊。我的兩眼沉重而酸

澀，但是，我驚愕的醒來了。

「不要怕，志剛，是我。」那聲音溫和着。

「表哥！」

「不要響。」

我稍稍安靜了一下。但是，我十分驚奇。

「那邊有電燈」

「電燈有什麼用呢？」他說。忽然抓住我兩隻手，緊緊的握着。

我駭得連呼吸都停止了。

「不能見啦，表弟，我要走！」他忽然說，發癡似的死死握住我。「不是

我死，就殺他們！」

「呵！」我恐怖着，出了一身冷汗。

「我要走，要打死他們！」他憤恨的重複說。

「呵！」我不自主地說。

「我調到徐州去，」他決然說，彷彿是不自覺地脫口說出了這句話。

「徐州？」

「你不要問。」

「我要殺死他們！」他自語般的說。「我發現誰在跟我，誰是我的上司，我便殺死他們！」

「表哥，」我說，我彷彿胆壯起來，「你也委曲得夠咧。」

「我要殺死他們！」他再三滯呆的說，猛然鬆開我，站起來。

「表哥！」我說。

「我走！」他說。隨即，再也沒有任何聲音了。

夜，清冷而又寂靜。室外的模糊的白色，佔據着窗戶。

山坡上那座高大的美國人的家室裏，仍然狂熱的歌舞着，遠處彷彿殘留着幾聲慶祝抗日勝利的鞭炮聲。

一九四六、十二月於滬上

空白页

高家少爺回來了

一

「這種人早該槍斃啦，」他性情暴躁地自己心裏說，焦灼得生起氣來。他帶着那種不能壓制的惱怒的情緒，望住那個拙笨而又遲鈍的老挑伕。那個彷彿骷髏一般的老挑伕，脚手慌忙、多餘、並且繁瑣，好像他的職業的熟練技巧，因為一時的緊張而顯得特別蠢笨了。「中國所以不能富強，就因為這種老不死的笨傢伙！」他憤憤地想道，厭惡得開罵了。心情的難忍的急躁使他跨過去，企圖用那軍官們常有的習慣指導和改正他了。

老挑伕沉默，並且加倍慌亂。在這英武的年輕軍官面前，他好像感到了自己的卑微和內心的慚愧。「好啦，官長！」他怯生生的溫良的說。終於，他把那碩大的飽滿的行李，和那笨重的斬新大皮箱綁上扁担。「好啦。」他彷彿自

語道，揚溢着勝利的安慰，和那一種顯示自己仍然是能幹的情緒，用袖頭擦着臉，站起來了。

「走。快！」年輕軍官用習慣的命令的口氣截然的說，帶着那種極端厭惡和急躁的神情。

「馬，官長！」少年馬伕說，遞過馬韁來。那神氣充分顯露着他的少年的爽利和得意。

「老百姓都是一些沒有用的笨豬，」他心裏生着氣，憂鬱的懶懶的接過馬韁，然後，熟練的輕快的用那雄武的姿勢翻上馬鞍去。

「得！打！」少年馬伕聲調滿足的、意氣洋洋地催打着馬了。

「呵，這就到家了！」他心神輕鬆的自語說。心窩裏湧上一股空洞的、茫然的、好像因為親切而感覺喜悅的情緒。「到家了，」他高興的重複想道，「馬上要到家啦。」

於是，他威武的使勁向身後甩了兩鞭子。同時，回過頭來，用依戀的遺憾

的環境，向那個繁華的城鎮投望了一瞥。心情上彷彿忽然又感到冷落、孤獨、而且空寞的情緒了。

「哎，幾年不見，……」他茫然想。

他發惱似的，又連連向身後甩了兩鞭子。

馬用力噴着鼻子，狠命地擺着頭，顛跛的、扭擺着腰身跑着。

「幾年的變化，……」他空洞的想。幾乎覺得自己要栽下來了。

二

年輕軍官高興國，幾乎是在一種逃避的心情裏面，離開這個繁華城鎮的。

「還是早早回家去吧！」他和他那羣闊綽的新舊朋友分手的時候，暗暗想。他好像覺得他在他們中間，簡陋而且卑微，他開始感覺失掉了他軍官的威風了。他們是那麼拚命地揮霍，化錢令人吃驚的大方、開朗、而且豪爽，而他，是顯得多麼蹩腳呀？況且，他們是一羣什麼人呀？那種庸俗的令人厭惡的商人，

那種狡滑的貪官，和險惡的污吏，是那末一羣敗壞國家的蒼蠅！而年輕的高興國，是領袖寵愛的青年軍軍官，是國家有力仗恃和支柱。他有着清高的志氣，和遠大的光耀的前途。但是，他却卑屈地夾在他們中間。他不能像他的身份和地位所表示的那樣令人注目、活躍、挺拔、和閃光，而卻像一條不關緊要的尾巴，渺小而且多餘。「這有什麼意思呵！」他想到，彷彿是責備着自己。「他們那羣人，嗨，」他輕卑地搖頭，並且幾乎要暗暗冷笑了。

年輕的高興國，具有着少壯軍官所特有的高傲的氣質，和那種遠大的雄心。他年輕，優秀、而且清利。他的體質雖然稍嫌瘦弱，但是，他具備着超人的精明的才幹，和熱愛黨國、效忠領袖的強烈的責任心。他的一對靈活的發光的眼睛，充分說明着他的聰明的天資，和那種敏銳的機智。並且，彷彿他的全身生滿着敏銳的嗅覺似的機靈和敏快。他完全獲得着上峯的歡慰的信任和寵愛，這使他也感覺悅心的滿意與興奮了。所以，在氣勢飽滿的青年軍裏面，他是像那末一個風車似的活躍的模範同志。依照着他的特別的考績，他不斷被簽升着。

高興國是三年前開始那可驕傲的神采煥發的軍人生活的。那時，他是一個大學礦冶系二年級的學生。他之所以勇敢地參加可羨慕的榮耀遠征軍，用他自己的說法，是因爲：「報效黨國的時機到了！」他是忠誠的黨員和團員，並且，他自己深深覺得他是黨國將來的骨幹人物。可是，那時戰爭是多麼緊張呀？戰局又是多麼充滿着危機呀？遠征軍是驕傲而光榮的，因爲那是到國外去。「到國外，」高興國興狂地油然說，「有飛機坐，有麵包牛奶可吃，並且，穿美國軍服！」顯然，那是永遠光耀的。

而實際上，高興國的從軍，在自己心窩裏面，却實在因爲他厭惡了讀書，並且整個動搖了他那個金色的想望。「讀書有什麼用處呢？在這年頭？」他曾經暗自說道，極端懷疑着教育的效果，而且，非常不安的樣子。想到他之進大學礦冶系，原是覺得這個國家實在太貧窮不堪了，而地下的埋藏，却又是那樣無比的豐富；這真是愚笨、而且可悲。依照他的固執的獨特見解，要改觀國家財富的情況，只有發展礦冶，完全地開發礦藏，使貧窮的中國富足起來。所以，

他、以英雄的氣派選讀了冶金。但是，今天，戰局是一壞再壞，所有礦藏的地域，全被日本鬼子奪去了，而且，整個國家的命運，也是處在風雨飄搖的局面中，這對於高興國，攻讀礦冶系有什麼意義呢？讀書有什麼意義呢？並且，「何況，遠征軍可能是恢復祖國的唯一力量呢！」他堅信地想道。疑慮而又振奮着。

高興國完全是在那種戰鬥的激動和狂奮的心境裏面，振奮地傲然地到達那紛亂的印度的。「呵，呵！」他一路不斷狂喜地暗暗驚嘆着。一切都是令人滿意的。一切都是令人興奮的。但是，他的體質不能抗拒熱帶的炎熱氣候似的，他不幸地猝然活倒了。他急躁，憂慮，而且慢慢感覺恐懼起來。他覺得他需要回到祖國來，那怕是死，也希望能夠死在自己親密的愛戀的土地上，好像，這在他激動的單純的愛國心的思想上，也算是一種安慰了。所以，他以極大的堅決請求回國療養。「只要我是活着，在國內，我更能報效國家呵！」他乞求地對他的上司說，幾乎要流出眼淚來。終於，他被寬待地准許了。

高興國回到溫暖的祖國來了。

高興國在昆明那處宏大而完美的陸軍醫院裏療養，健康也就很快恢復了。『這說明祖國是愛着我呢。』他用那種得意的口調對自己說，深深感到榮譽和高興。

他帶着那種偉大的雄心到一個軍政訓練班裏去受訓，那就是說，他需要嚴格的信仰的洗禮。然後，作爲一個優秀的同志，被派到負有艱巨任務的青年軍裏來。那時，他雖是一個少尉政治指導員，但，他的職務是多麼重要呀？他的地位是多麼令人注目呀？所以，他是活躍的。因爲，他是個小小的中心人物。

高興國是同志們一切活動的領導者，這似乎不是由於他的權力，而是因爲他具有高度的熱誠。他願意高傲的走在一切同志的前面，帶有那種模範之感而生活，並且，同時他向同志們要求整齊和一致。這作風，用他的話來說，是『復興黨國的新生氣派。』

於是，那些同志們的討厭的學生派頭的散漫和自由的態度，却使高興國強烈的敵視着。『亡國奴相，』他氣憤得暗暗咒罵。『中國所以不能復興，就因

爲有這批亡國奴們。』他經常厭惡地對自己說，惱怒而且生氣。由於他敵視着那些同志，所以，他對他們有着加倍的敏銳的警覺心。他深深感覺，那些天天不講一句話的家伙，是心裏作事的危險份子；而那種愁眉苦臉的人，是對現實懷着不滿，自然也是對黨國不滿。他必須特別注意他們，尤其是他們的言論和行動，他必須時時警告和糾正。因爲，在他心裏，他已經肯定這些同志是他的敵人，是偉大的復興工作的敵人！

同志們曾經憤憤不平地反對過高興國，揭發了他的種種專斷，和無知。他們激憤地上書師長和政治部主任，請求撤換他。『他不學無術，視同志們如仇敵，』他們的呈文上寫道，敘述着他的種種違反民意的措置和爲人。但是，他們慘敗了。『你們胡鬧，』政治部主任召集他們談話的時候，暴怒的叫道，『你們不懂軍事生活，你們胡鬧！』於是，他們在『軍隊裏沒有民主』的嚴峻的制度裏面，幾個同志被關進了禁閉室。並且，從此，有兩個同志是失蹤了。

高興國不斷地榮耀晉升着了。在青年軍某師裏面，他的優秀和幹練，由於

上峯的寵愛，而令人驚佩、羨慕、和注目了。

此刻，那可喜的勝利，意外地降臨了。這消息是分外令人高興的，尤其是年輕的高興國。當他聽到這個足可使人癡狂的消息的時候，他發瘋似的大叫着，並且，掏錢買了幾串鞭炮，還大大地吃了一頓酒。

「敵人投降了，這就好了！」他連連興狂地說，難以壓抑地興高采烈着。在他的心窩裏，他彷彿第一次感覺這世界從此該是屬於他的了。那就是說，這以前，他雖然也有着堅毅的崇高的自信，但是，他多少不能不感受着強大敵人的威脅呀；那因為，他堅決認為，他的前途，是和黨國的命運一致的。現在，這唯一的威脅是解除了，國家從此就是復興了！他的閃光的前途，自然是和國家的復興一起，將會放出耀眼的光輝來了！

「偉大的領袖萬歲！萬萬歲！——他媽的！」那一夜，他躺在自己的床上，興奮地大叫。輾轉了一整夜，不能安靜地睡一下。

但是，青年軍的復員和復學問題，終於在勝利的狂歡後面吵嚷起來了。同

志們天天議論紛紛着，好像、勝利後的唯一希望、唯一歡心快意的事，是大家解散，各自復學去。高興國憑着自己的「良心」反對這件事。「摸摸自己的良心看，」他向同志們氣憤的說明道，「戰時，由國家養着，勝利建國啦，却要求復學啦，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麼？」他企圖報仇似的目光掃視着。「對於國家，對於領袖，……」

「噓……！」

「哪一個？簡直是反動！」他暴怒起來。然後，他具有無上權威似的大罵着。

而這問題，像冬天的風一樣，越吹越響亮和鮮明了。後來，終於得到上峯准許討論的命令。那意思，據高興國在政治部會議上的了解，是作一個公開而廣泛的調查，並且，在這裏可發現某些份子。「大多數是盲從，只有少數反動份子在鼓動，」政治部主任作着結論，嚴肅而氣惱地說，「在中國，任何事件，沒有反動份子就決不會發生？處處注意並消滅反動份子，就是我們建國工作的成

功！」

在這事件上，高興國開始感覺遭遇了強大的抗拒力，如像一個英勇的救火隊員面對着那種彈藥庫的燃燒一樣，他急躁、然而感到束手無策。當他參加小組會的討論時，他具有着權力，和相信着那權力。並且，同時他企圖運用着說服。「同志們，」他溫和說，目光的敏銳，說明他企圖壓服一切。「我們建國比抗戰更要艱巨，我們還存在着國內的敵人！」

「可是，我們是爲了抗日，」一個同志說，「現在日本垮台了，我們就該復學了！」

「可是，建國工作不更重要麼？」他說。

「建國是多方面的，」另一個同志說，「我們的前途也很重要。」

「可是，不能不爲國家着想，」他說。

「可是，國家也不能不照顧我們的前途！」第三個同志說。

高興國對於自己辯論的失敗，終於是氣惱了。「這簡直是沒有體統！」他

心裏罵着，擦着臉上冒出的熱汗。「你們胡鬧好了，」他最後說，生着氣。「發生任何問題，該由你們負責！你們那個負責？站起來！誰負責？」他忽然暴怒起來，凶惡地注視着。

同志們面臨着那末一個檢閱官似的，精靈的雄武的站起來了。一個個的飽滿的胸脯挺着，下巴扣着，兩手垂直附在大腿上，堅毅的決然地沉默着。

高興國久久怒視着他們，憎恨的咬着牙關。「好，好，」他心裏說，極端羞惱着。「我如果有權，我都槍斃你們！」他的凶惡的目光說，暗暗嘆了一口氣。

三

高興國在同志們復學運動的洪流裏面，彷彿被山洪所衝擊的頑石一樣，終於是顯得頹敗、無力了。他是慘敗了。他該是多麼激憤而恢心呀！「竟是這麼一幫混蛋！」他咒罵着，感到那種冷落和孤獨。於是，在政治部主任面前，他

發着種種的不平的牢騷。

「這批家伙要不要，對於國家會有什麼影響呢？」主任安慰他似的說道，輕卑地笑一下。「你跟我到國防部好啦，高同志！到部裏，我保荐你晉升一級咧！」

這對高興國是值得興奮和高興的。而且是一種榮耀和驕傲。他爽利地承認，並且，受寵若驚似的謙卑地不住道着謝。但是，他的心情彷彿有着那種緊張後的疲憊似的，他覺得他似乎需要休息一下了，尤其是應該回家去看看了。近來，他在那種偶然襲來的苦悶、寂寞的心境中，是多麼想念着家呀！

「趁這時候，我也想回家去看看。」高興國囁囁說，「我離開家已經十年啦。」

「好啦！」主任叫道，「你可照領復員費，然後，」主任愛撫的望望他，「你從家裏直接去南京！」

高興國懷着那種高傲的心境，榮耀的還鄉了。這在他，該是多麼適當的時

機呀！勝利了，人人都在那種和平的歡欣中，分離十年的家人也該多麼企望着團圓呀！並且，他已經有着足以誇耀鄉里的身份，他是一個榮譽的年輕軍官，尤其是他將任職國防部，而有着一個耀人眼目的位置。「幾年來的艱苦奮鬥，目的也算是達到了。」他心滿意足地自己說，顯得矜持和那種得意的高興了。

「十年不回家，原是爲的什麼呀？」高興國用驕傲的心情暗暗問自己。顯然他是滿意着了。他覺得他從小時就有這麼一種志氣，那就是要誇耀鄉里的雄心；因爲那是人生的一種體面呀！像大排長、像二天津，不都是因爲跑跑大會，撈了幾個錢，然後回到村裏來而叫人羨慕麼？「人家大排長派氣呀！」男女老少們都讚美着，「二天津多能幹哪！」那時，高興國也多麼想望這個呀！他小小的年紀就希望能夠飛出去，從沉悶的農村飛到遠遠的花花世界裏去，然後再帶着悅心的驕傲飛回來。「那真是可笑！」他自語說，搖搖頭，輕輕地笑一笑。「他們算是什麼呀？」他此刻覺得那種羨慕二天津和大排長的想頭是多麼愚蠢和可卑的了。高興國不能和他們比配呀！因爲他有着更高貴的遠大雄心，

他想望着一種名譽和事業了。

高興國是一個有名望的家庭的子弟。他的家庭在那個古老的大村鎮上，雖說不是屬於那種擁有權勢的大地主，但是，這個衰敗的家庭却有着好的歷史和名譽。他的家是一個上等家戶的敗落地主。家裏有體面的古舊的房舍，和足夠的田地。他的祖父是一個庸碌無能的秀才，對一切世事，彷彿都感覺生疏和厭惡。但是，那老人誠實、溫良、和慈善。他的慈良的慈悲心，使他一生熱心於施捨。所以人人稱他「高大善人」，而尊敬他。可是，高家祖傳的耀人的家業，在高大善人手裏，却好像一棵古老的大樹一樣，便慢慢失掉了生氣而沒落下來了。

父親高金榜是一個胆小心細的人。善良而且謹慎，小心翼翼地牢守着自己的本分。他因為兒時多病，所以沒有進過學堂讀過書，但是，他却能寫會算，是屬於那種守業治家的時時防衛着自己的老誠人。叔父高金奎年青而荒唐，放肆地鑽引着女人，大胆地賭博，但是，讀書却是一個大笨蛋。於是家裏不斷鬧着蹩蹩，尤其高金奎嬌嬌，那個潑刺多嬌的少婦，彷彿天天是哭鬧着。

「這是幹什麼？」高興國在他少年的心靈裏面想道。「這算什麼？」

高興國在那種不和諧的家庭空氣裏，彷彿是感覺沉悶似的厭惡着，同時，他總以爲自己終會擺脫這個生活。所以，他在家庭生活上，顯示一種有志氣的倔強和沉默。他曾經堅決的想着一個英雄的將來，那是榮耀和超人。於是，他用那強烈的爭勝心努力求學，獲得了悅人的成績和獎勵。祖父高大善人和父親高金榜寵愛着他，並且寄予他一切的希望。

「只有你孩子，」祖父說，慈愛的望住他。「叔叔浪蕩，弟弟小，只有你呵，……」

高興國愉快和滿意，他想對親愛的祖父說出自己偉大的志願，但是，他終於沒有。他是那末嚴肅的傾聽，矜持的微笑。

「我全指望着你，孩子。」祖父自信說，滿意而且愉快。

「我想出外唸書，」少年的高興國說，聲調顯得猶豫如扭捏。

「那可不行，」祖父決然說，吃驚的望住他。「外面世道不好，不會得到

「啥好學問。」

高興國企圖反駁，但是，終於表示了順從。「說不明白的，」他心裏說，「反正我要到外面去，」他堅決想。對祖父那種慈愛和固執，他實在覺得有點可笑了。

高興國在武漢大會戰以後，終於隨學校遷離了家鄉。那時，他是多麼高興呀！世界是那麼大，那末新鮮！他彷彿覺得他可以自由創造他自己了，他是那末解放了。而他所能得到的，却是家庭的不諒解的責罵。「你竟是個忘恩負義的孩子，」父親的信上惡罵道，「變亂世道你不孝奉父母，……」他難過，並且生氣。「這是讀書呀，我是在讀書呀！」他憤憤地向父親寫道。他極力想用溫和的言詞說明自己的心願，和他所以沒有徵求家庭同意的原因。但是，他的受辱似的氣憤，却使他不能壓制地憤慨着。「我自知我有着血氣和良心，」他繼續寫道，「我要用我的努力和成績來報答家庭。」但是，家庭的來信是責備和惡罵，顯然是對他失望了。「你能學好自然好，」父親的信絕望的寫着，「學

不好，你可別想再要家啦！」

英雄的好勝心，使高興國從此和家庭斷絕通信了。「以後再說了，」他毅然想着，「到大學再看了。」

今天，高興國終於是帶着勝利的誇耀的心境還鄉來了。他的家庭該是怎樣歡愉的迎接他呀！「他們會是高興的，高興的！」他滿意地想道。「十年不回家，孩子終於是體面了！」老祖父摸着鬍子不住說，滿足地磕着拐杖。高興國不覺微笑起來，並且，大大地興奮着了。

四

汽車像一匹跛腿的老牛似的，一搖一擺的喘吁吁的爬進車站來。急促地喘息一聲之後，便癱瘓的疲倦的停止了。

「可到啦。」旅客嘆息似的說，沉重而慌張的挪起身子，車廂裏頓時紊亂了。

高興國彷彿這才從那深沉的回憶裏面醒轉來。「這就到家啦！」他心裏暗暗說，隨即站起了身子。張大着好奇的驚喜的眼睛，跟隨着雜色的旅客鑽出了車棚。「十年不見，什麼都變得繁華啦，」他暗暗說，兩隻路帶吃驚的眼睛，不住瞧望着這個寬大車場，和建築華麗的車站，以及站外的熱鬧繁華的街市。「可該好好休息一下了！」他心裏叮囑自己，不禁又興奮起來了。

「哪家旅館最好？」他問洋車伕。然後用那種豪爽大方的派頭坐上洋車。

「中美飯店，官長！」洋車伕恭敬的說。

「拉，」他說，揮揮手。「拉中美大飯店。」

洋車伕爽快的架起車子，傲然響着響亮的銅鈴，飛奔到繁華的街市上去。

這個小小城鎮的出奇的繁華，着實使高興國歡喜而吃驚了。「這簡直是一個小都會了。」他自語說，望着整齊的高樓，和華麗的店鋪，以及那擁擠的高貴的行人。「變了，什麼都變了！」他說，深深感到生疏，但是，嘴角掛着滿意的微笑。

高興國對於這個繁榮的城鎮，彷彿是發生了愛好的感覺。那街道多麼寬闊和整潔呀！那建築多麼精美合時呀！小城鎮完全具有着洋化的氣氛。尤其那些穿着美式制服的傲然的空軍人員們，給這城鎮增加了多些生氣呢。「中國從此就是復興了。」高興國一口咬定似的想道，深深感覺滿意和驚喜了。

「到啦，官長！」車伕喊道，停下車來。

高興國稍稍驚愕了一下，但是，精靈的跳下車來了。「把行李搬進來！」他指示說，帶着雄武的神氣，走進華貴的『中美飯店』裏去。

「房間！」他豪邁的喊，向前跨着步子，茶役們懶散的回應，並且輕卑的審視着他。然後把他帶上二樓去。

高興國選擇了合意的房間住下來。「可要好好休息兩天！」他反覆對自己說，大大地把自己刷洗了一番。「首先要去洗一個澡，然後，理理頭髮。」他愉快的對自己說，一切都使他感到意外的滿足了。

他在房間裏自得的踱着步。他是十年沒有還鄉呀！他該好好修理修理自己

了。他該有適時而光耀的穿戴，該有適時而體面的裝飾，他決不能使自己顯露蹙脚呀。「高家少爺回來多體面哪！」村裏人讚佩着說。「我回來原是爲的什麼？」他意氣洋洋地說，自己也就偷偷微笑着了。

「茶房！」他跨出門外，大聲喊道，口氣裏充滿了高興和驕傲。他隨便地望着，一處站着，具有着那種瀟灑的神態，仔細的詢問着茶役。然後便洒脱的走到大街上去了。

高興國依着自己的稱心計劃，作完了一切，心情愉快而滿意。於是，他輕快的走向旅館，吹着悅耳的口哨，走上樓來。

「高興國！老兄！」樓梯上追來了一聲友誼的親熱的叫聲。

他驚愕地停住。「誰呀？」他心裏疑惑的說，努力回望着。在交錯而迷亂的燈光裏，出現了一個碩大的煥發着光彩的身影。

「老朋友陳建業呀！」那人說，親切而高興。

陳建業，他的老同學，一個坐『紅圈椅子』的老手。「呵，哦！」他恍然

叫。他們是要好的老朋友，他高興碰見他。「老兄，老兄，」他說着，幾乎是跑了下來。

陳建業兩隻肥厚的手，一下子熱情的抓住他，不住地微笑說：

「我等你半天啦，半天啦！——你出去，我看到是你，但我不敢認，一查店簿，果然不錯！」他悅心的笑着，「老兄，十年不見啦！」他爽朗的大笑，熱烈的拍着老朋友的肩膀。「看見十年不見的老朋友，我真是高興！」他熱切的把老朋友讓進那間富麗的經理室去。

「哦，哦，這家伙倒開氣呀，」高興國吃驚似的暗暗想，馬上感到自己的拘謹了。「不錯呀！你老兄！」他說，由於心裏的羨慕而顯出聲調的不自然來了。「你簡直成一個大資本家啦！」

「這是哪裏話呀？老兄？」陳建業開心的笑着，「我是吃美國人的飛行員的飯呀！就是在吃這個飛機場咧！還是你呀！」他停住，審察的望望他，「你作了了不起的官哩！」

高興國感覺發窘似的微笑，臉上似乎也漲紅起來。「還是你老兄，」他聲音低小的說，想諷刺他一下。但是，陳建業具有那末大方的派頭，截住說：

「我們老朋友，不能講別的！明天，我得約幾個朋友給你洗塵咧。」高興國推却，但是，他感到高興了。

「老朋友還有誰在？」他問。

「黃三德呀！」陳建業說，「那個大胖子，現在却是國民兵副團長哩。」
「那個大笨蛋！」高興國輕卑的微笑說。

「可是，他却有一把錢。」陳建業神祕的說，然後笑一笑。「還有宋廉清你可記得呀？」

「他作什麼？」

「糧政局副局長呀？」

「哦，哦。」高興國沉思說，「他的數學頂不錯。」

「是呀！」陳建業說，「他是好差使，現在，也是這城里數一數二的大紳

糗了哩。」

「可是，你也不錯呀！」高興國嫉視似的說。

「哈哈，老兄，……」陳建業說，「差得遠哩！」他站起來，「今天晚上，該陪你老兄到哪兒去玩玩？」

「談談好啦。」高興國窘迫說。

「不，那不能！」陳建業說，按了叫人鈴。「喊車子來。」他命令茶役，「今天周末，我們去參加一個私人舞會去吧，那裏會碰到許多朋友哩！」

「不呵！」高興國說，站起身來，有些發窘了。但是，終於不能扭過陳建業的熱情的邀情，於是他帶着難言的苦處似的心情，隨着老朋友走出去了。

高興國強制着心情的厭倦終了場，已經是深夜二時了。他帶着一身疲累，和心情上那種羞澀的感覺，回到自己房間裏來。「一切都變成了這樣！」他對自己說，彷彿覺得遺憾。那些豪華人們的豪華生活，他感到不合心情的厭惡，也覺得羨慕。所以他遺憾而嫉視。

「抗戰倒把他們抗好了！」他自語說，疲倦地睡到床上去。

第二天，高興國醒得很遲。這一覺，他睡得多麼甜蜜呀，雖然做過夢，但是，那是一種提示和滿足。他忘記一切似的，很高興。他響着口哨，坐起來了。

「他們必須看重我，」他心裏想道，竟然說出口來。他傲然地微笑着，仔細打扮着自己。

「官長。經理請！」茶役說。

「哦，好。」他說，猶豫了一下。「現在幾點鐘？」他同時看看手錶，上了幾把。

「十一點！」茶役說，在窗前停了一下，隨即閃過去了。

高興國神態莊重的走下樓，用雄武的步法向經理室走去。此刻，經理室的房門忽然打開，像沖擊般的走出來一個魁偉的軍人。那人穿着和佩帶，儼然一位威武的將軍，多少使他疑惑和吃驚了。

「老兄！」他上前抓住高興國的手，恨恨握着。「建業兄說你到啦，我就跑

來，「他拉他向經理室走着。『可是，不敢上樓打攪你咧！』

「呵，三德！老朋友！」高興國快活說。兩眼不住望他，彷彿懷疑而又羨慕他的服飾。

「是啊，老朋友！」黃三德說，望一望陳建業，「咱們到白宮咖啡館去談吧？」他忙碌似的扭過頭來，「勤務兵，叫車子！」他喊道，小心整理着自己的衣服。「十年不見了呵！怎麼？家裏還好？」

「正是要到家看看哩！」高興國說，一直在打量着他的老朋友。

「這些年，鄉下很不好，」黃三德順口說，搖了搖頭，輕輕嘆息了一下。

「怎麼呢？」高興國担心的問。

「慘！」黃三德說，很不經心似的。「走哇，老兄！」他催促道，「咱們管那個幹什麼？」

他們在白宮咖啡館豪邁的吃了一頓，然後，由陳建業經理作東的洗塵的宴會，又在華盛頓大餐廳開始了。那是一場華貴而排場的宴會，酒菜高尚而又名

貴，並且，十分豐富。高興國彷彿這才認識了他那些朋友的豪放的派頭。「要頂好的！」他們慣常的說道，絲毫不計較似的神氣。尤其那個材料庫的庫長，那個所謂「一見如故」的朋友，他的奢華，豪爽，簡直使高興國有些吃驚了。

「要美國貨！頂好的美國貨！」他習慣地說道，那神情是多麼闊綽呀。

他們大量的吃着美國酒，瘋狂的吵叫着。「吃呀！喝呀！」他們大聲的說話，唯我獨尊似的氣浪壓倒了一切。

飯後，由那位豪放的庫長提議，再回到白宮咖啡館去。他們彷彿各自顯示着自己的豪爽，大方，而且痛快似的贊成着。於是，一羣閃耀着華貴的氣派的人，浩蕩地擁進了「白宮」去。

「拿最好吃的！」庫長說道，「要美國貨！」

高興國彷彿被他們的聲勢壓得沉默了，他在他們面前好像感到了拘謹和發窘。「他們是這樣生活！」他不斷自己說，心裏似乎有點佩服。但是，在他的心情上，却深深的覺得可笑和無聊。所以，當他們分手的時候，高興國却令人

驚異的說他必須回家去了。

「到鄉下去有什麼意思呢？」庫長說。

「我十年沒有回家了！」高興國說。

「這不算到家了麼？」老朋友宋廉酒說。「晚上，我必須與他老兄洗塵的呀！」

「不客氣呵！」他說。

「你能夠讓老弟丟臉麼？」

高興國猶豫了一下，終於答應留下來了。但是，當他走回旅館的時候，他決然又決定回家去了。「和這些人閑扯淡，有什麼意思呵！」他責備自己似的說。他匆匆寫了一個條子，用力推開窗子，喊道：

「茶房！茶房！」他一手伸出窗外揮動着紙條。「交給陳經理，說我回家走了。」

「要走了？」茶役疑惑說。

「是的。」他決然說。「喊人把行李扛到腳力站！」他命令說，隨即扭轉身，開始準備整理東西的時候，他不覺輕鬆的吹起了口哨。

五

高興國帶着那種急於回家的略帶急躁的心情，不斷抽打着那匹疲倦似的笨拙的馬。並且，驅逐着心內種種的煩亂念頭，企圖使自己安靜而愈快。但是他究竟是難以作到了。他是走在怎樣熟習和親切的曠野上呀！那大路，那路邊的大樹和田野，那些莊稼和那高而聖潔的秋天的天空，他是多麼熟習而親切呀！他和它們彷彿昨天還撕混在一起，它們是絲毫沒有改變呀！他對它們，感覺歡喜和興奮，所以，他陷進那末一種激動的心情裏。「什麼都像昨天，什麼都是一樣！」他囁嚅地自己說。感覺到那種心情的開闊與輕鬆的喜悅。

但是，高興國的內心的情緒是紊亂的，他的表情顯露着疑慮和沉重，顯然的，他是從這遼闊的曠野裏，感到了那種荒涼和冷落了。這是缺乏一種興旺的

生氣的曠野呀，這曠野沒有強壯的聲音，和健茁的影子。而那些零星耕作的農夫們，是那種衰敗的老頭子，婦人和少年的孩子。他們遲鈍、生疏、而懶散，顯示着沉重和淒冷的身影。在這秋忙的好天氣，好像永遠沒有那種熱烈的緊張和忙碌了！彷彿一切都在一種壓力下面喘着氣，高興國感到了這個淒涼，心情被牽引得陰沉而憂慮了。

「農人總是死氣沉沉的。」他心裏說，順手向馬打了一鞭子。

馬在不斷地慌忙的甩着尾巴，強力地扭擺着腰身，然而，終於又懶散下來了。少年的馬伕利害的喘着氣，倔強而有力的走在馬後。老挑伕遠遠的掉落在後面，疲累的身影，不住地頑張的跑動着。

高興國沉思的回頭望了望他們，心裏彷彿是可憐起他們來。「你喊喊那老家伙，」高興國對少年的馬伕說，「叫他走快點。」

馬伕停住步，用勁喊叫了兩聲。然後，埋怨着什麼，又開始走動了。

「那老家伙該死了。」高興國自語似的說。

「現在的挑伕，官長！都是一個樣。」馬伕說。

「爲什麼呢？」高興國驚異的說，望了少年馬伕一眼。「沒有年輕的人了麼？」

「沒有。」馬伕搖頭說，「年輕的都拉壯丁咧呢。」

「呵！」高興國恍然說，皺了皺眉。

「鄉村裏看不見一個壯年人。」馬伕說，「的，打，馬！」他向馬屁股上拍了一掌，那馬甩了甩尾巴，噴着鼻子跑了幾步。

「是麼？是麼？」高興國回頭望着馬伕，追問。「這些年，鄉村裏是很壞麼？」

「很壞。」馬伕說，彷彿一個成年人的樣子。「壞透啦！」

「壞透啦？」

「是咧。」

高興國彷彿面臨着什麼危險和打擊似的，不禁感覺心跳了。「家裏不知道

是怎樣了！」他心裏說，他後悔爲什麼沒有早早探聽一下了，他簡直要埋怨自己了。

「我問你，」他對馬伏說，心裏按捺不住的跳着。「你知道高大善人家麼？」

「哪個高大善人？」少年馬伏歪着眉頭問。

「高家集。」

「不知道。」馬伏思慮着，搖頭說。「你認得他家麼？官長？」少年馬伏望住他說。

「不，不。」高興國慌忙說，他彷彿又迴避提到這個似的，他用腳磕了磕馬肚子，那馬甩着尾巴跑動起來。

「早早就能夠到家了。」他自己說，顯然是在心情上驅逐着什麼。

前面是一條水的源流的小河，河水明靜，然而急喘。河岸上長着那末一排衰老的柳樹，這柳樹可以看出被遭踏的殘破的痕跡。然而，遠遠望去，彷彿沒

有一點變化。高興國對這些熟識的景物，感覺多麼親熱呀！他連連打着馬，慳急地跑到岸上來。

「過河是高家窪，那就到家了！」他興奮的說，跳上馬來。帶着那種急於了解和辨識的心情，走下河灘去。

河對岸有一隻破舊的渡船，正開始吃力的向這岸划來。船上的幾個乘客，驚異的望過來，疑惑的死死盯住了高興國。

「也許有我的熟人！」他想，心裏開始跳動和不安了。他壯嚴的低下了頭去，安閑的逃避什麼似的踱起步來。

「上船，官長！」馬伕喊他。

他慌張走來，上了船。彷彿他唯恐別人看破了心事似的，一直欣賞着一處地方，沒有望誰一下。

「你是到哪兒？」老船伕開了船，一面問那擦着熱汗的老挑伕。

「到高家集。」老挑伕說，用手向臉上扇着風。「送這位官長！」

「高家集誰家！」老船伕問，帶着那種熟習神情。

高興國回過臉來，望了老船夫一眼。他想回答，但是，老船伕對他的疑慮的審視，使他感到一種担心和不安了。他鎮定地咳嗽了一聲，馬上回眼到岸上去了。

「說出來，他一定知道，」高興國心裏說，又回頭望老船伕一眼。

老船伕顯得不安了。「不能惹到他，」他暗暗責備自己，用力加快的撐着篙，小心翼翼地使船平穩的靠岸了。

「很近啦，一過高家窪就到啦！」老船伕縱着肩膀快活說，手裏接住了鈔票，全身感覺輕鬆了。

「我知道的，」高興國心裏說，急忙離開老船伕，大步走上了河岸。然後，帶着激動的心情上了馬，心急似的不斷向馬抽着鞭子。

「快跑哇！」他叫，兩腳磕着馬肚子。

馬一跑進高家窪，高興國的心情就沸騰般的激動了。對於這兒時常來玩耍

的地方，他的記憶是多麼清晰呀！他記得他和祖父常來閑散的那個土坡，還有那片他竟然睡至深夜的草地，他熟習它們的一草一木，而它們彷彿一如往昔招喚着他，使他感覺愛戀和親切。他的每一絲回憶，都使他激動，並且不禁流出眼淚來。

「這塊地是我們的，」他心裏指點說。彷彿連那每一棵莊稼，他都覺得熱愛起來。「怎麼不能看到一個人呢？」他忽然自語說，企圖停下來，瞭望一下了。

馬在渙散的走着，爬上一個矮小的土坡去。「前面就是俺家的祖坟，」他想，說出口來，自己不覺遲鈍了一下。但是，此刻，他疑心聽到了淒涼的哀哭聲，於是，他愕然向前張望着。

那裏原是一片葱蔚的松柏，而現在，竟是一片荒涼和寂寞了。並且，那些荒涼的擁擠的坟墓增多了，尤其，那裏刺入眼目的站立着兩個新的坟墓。坟前烟灰飛揚，兩個爛褸的農婦悲哀痛哭着。「那能是誰呢？」高興國不安的疑慮

的想道，不住盯視着墓地。

「打！馬！」高興國叫，極力想離開這裏了。

「我是記錯了，」高興國忽然又說，「我一定是記錯了！」他勒住馬，四外張望了一下，然後搖了搖頭，沉思起來。

「那兩個娘們是誰呢？」他不覺想道，隨即又強力驅逐着這念頭，把馬打得跑開了。

太陽掉下村子的時候，高興國終於走進村裏來了。那時村裏顯得冷落而又荒涼，彷彿是那破落家戶的無人照管的荒園一樣。大街上站着和走着幾個老的垂頭喪氣的女人，此外，是那些個別的寂寞得無聊般的孩子，和拴在街樹上發懶的黃牛，與毛驢了。

高興國走進村來，心情上是那末振奮了一下，並且，曾經猶豫着是否該跳下馬來，以便迎接村人那歡悅的熱烈的招呼，但是，他終於是威武而體面的騎在馬上，走進村裏來了。「我們是在街中，是在大槐樹下面。」他對自己說，

一直向前走着。

那是一片有名的體面的古老房舍，在那房舍前而，有一個高大的門樓，和一對石獅子。左面，是一棵罩天的大槐樹。槐樹的凹凸起的樹根上，拴着大犍子，樹身子的鐵環上，拴着馬和騾子。高興國清晰的記憶着那地方，他向那個地方走去。

村民們好奇地注視着這位威武的年輕軍官。「奇怪呵，」人們心裏說，注意着他的奇異的神情，目送他走過去了。

「官長！」馬伏叫，跑上前去，「到咧官長！」

高興國沒有聽到似的，一直沉默的向前走去。——幾乎是走出村鎮去了。他勒住馬，猶豫的沉重的停立了一下，然後又勒回馬來，向街中走回來了。

「那棵大槐，……」他沉悶的想，疑慮的跳下馬來。「那個高門樓，和石獅子，」他企圖向人們問詢了。但是，那些村民們對於這個奇異的軍官，感到畏懼似的，有意迴避着他，而各自悄悄走回家裏去了。

高興國拉着馬，遲疑的向前走着。……

一個抱着孩子的中年婦人，站立在那倒塌的沒有門子的門口上，搖動着上身，哄騙着他的孩子。

「問問她吧，官長！」少年馬伕說。

「沒有，官長！」那婦人說，慌張而恐懼。「你去找保甲長吧，官長！俺家只是兩個婦道人家，不能住！」她說，狠命望住馬伕，心裏罵着：「有你這小雜種多嘴！」

「不，不住，」高興國死板說，向前走來。「我問你，」他呆滯的說，神情恍惚的樣子，「你這一家是姓高麼？」

「不，不，俺不姓高！」那婦人畏懼說。

「啥？啥事？」頹敗的釘着「殺敵光榮」的木牌的正房裏，響出了渴望的衰老的聲音。「俺姓高，俺孫子姓高！」

「是的，是的，」中年婦人趕忙說，「俺娘家姓高，俺姪子高興國在四川！」

「呵——！」高興國頹然叫，摔開馬韁，一頭鑽進頹敗的正房裏去。

「我的好孫子，你，你——回來啦？」衰老的老婦人，不能壓抑地帶着全心的冤屈哭叫着了。

「我的姪兒，姪兒，你，」中年婦人向房裏跑着，終於，無力的坐在門口上，哽咽起來。

高興國發呆似的，死板的坐在衰老婦人的身邊，沒有聲息，沒有動作，久久地呆滯着。

六

「抽了，納糧，」祖母說，她的衰敗的聲音，終於被悲痛截斷了。

高興國開始像湧泉般的流着眼淚，一句話不能說出口來，便一頭倒在衰老的祖母的懷裏去了。

高興國因爲翻胃似的暈迷的大量嘔吐，第二天，終於是病倒了。他憤恨一切似的沉默的睡着，惱怒的死盯着破爛的屋頂。他不講話，但是，他說着駭人的囁語。他發着高燒，長久的暈迷。並且，久久地不能進食。於是，他是可怕的衰弱了。

他的病是沉重而危險了。據他的遠房的老親戚，那個老童生出身的醫生的診斷，他因爲旅途「中暑」過甚，並且耽誤了時間，而搖頭嘆息的說是難救了。可是，當村裏風傳着李××西來的可怕的消息的時候，我們的高興國，瘋狂的從病床上跳了起來。那是駭人恐怖的！衰老的祖母和孤獨的姑母，嚇得跪倒在地上，不住向神靈禱告說：

「阿彌陀佛，叫俺與國睡下吧，叫他安生吧！」

我們的高興國狂奮的跳下床來，喊道：

「奴隸們，站起來！我是××黨，××黨不殺人！」

「阿彌陀佛！讓俺這一個孩子安生吧！」老祖母磕頭禱告說。

「李××不拉了，不催糧！」高興國大聲喊道，衝了出去。

「呵，姪兒！」姑母叫，摔掉了孩子。「姪兒！」她喊叫着，狂撲似的跟了出去。

「阿彌陀佛！保佑俺老婆子吧！」衰老的祖母慌亂的用膝蓋爬動着，面向着那大門磕着頭，悲衰的大聲禱告着。

讀者們，我從此就不知道我們的高興國的下落了。我和你們一樣懷疑：他跑到哪兒去了呢？他到底去作什麼？他的病、以及他以後怎樣了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爲了想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我曾經多方寫信去探問過，然而，沒有任何有益這故事的消息。直到昨天，我忽然得到一個當地朋友的熱情的覆信，關於我們所担心的年輕的高興國，他信上這麼寫着：

「你打聽高興國作什麼呢？你認識他麼？不然，你爲什麼要擔心他呢？如果你要了解他這個人，你所知道的不已經夠了麼？真的！你這樣固執呀！」

「我告訴你，高興國已經死了！他是被保安司令部槍斃的，槍斃他的告示這樣寫着：『奸匪高興國，裝瘋賣傻，煽惑羣衆，組織叛亂。』至於他離家哪一天被抓，那我也知道了。真是，你何必那末固執呀！哪一天不能抓住他呀！只是一人，又沒有槍炮！真是，你問他祖母和姑母幹什麼？她們死活不是在這世界上不關緊要麼？像她們那樣的人，那樣的命運，鄉村裏不是多得很多麼？真是！你也真有點發傻了！」

讀者們，這個躁性的朋友只寫到這裏，我所知道的也僅止於此了。

一九四七、一、卅、夜、於滬。

恐懼

老義伯伯坐在村公所的大炕角上，一直納着悶。不住地在吸烟。他覺得真是躁心透了。彷彿是二十年前，他坐在就要『倒頭』的他老娘的炕邊上的心情一樣：他自己是束手無策了。但他希望，並且尤其願意聽聽醫生的可靠的，和可喜的忠告。甚至於，他企求聽聽那怕是陌生人，或者小孩子們的策謀。他滿心渴望着忽然會飛來一句話，好解救他的苦惱的困境。而今天，他幾乎是帶着同樣的心情在坐着，一手捧住半邊臉，拚命地吸着烟，——烟鍋裏的烟火早已熄滅，並且吸空了。

屋門口和炕邊上，坐着老三牛，大騾子和許多人。他們，也都和老義伯伯一樣，悶鬱鬱的沉沉的呆着，苦苦地不停地吸烟。好像，他們心裏都有一塊大石頭壓着，悶得難過。並且，彷彿把所有可以解救自己心情的話，又都說盡

了，而所有的話，——那些空話，簡直都是白說了！因為，所有的話，都不能使大家的心情亮光光的昂奮起來。

村公所祕書大考，却心緒自得地，忙碌地辦着公事。可是，他心裏可真懂得他們的意思，並且，也十分了解他們的心情。「這些人真是好！」他心裏感動着，暗暗說。心窩裏感覺興奮和滿意。他不斷親切的，熱誠的望他們；衷心地默默的安慰他們。他總想說些什麼。可是，又總覺得不合時宜似的，也終於沒有開腔。

「哎——！」老義伯伯在深深的沉思當中，長長地嘆息了一聲。忽然，他好像有所驚動的樣子，聚精會神的傾聽了一下。馬上，又覺得失望似的慢慢垂下頭去，重新裝滿烟鍋，愁悶悶的吸起來。

「都放心好啦！」祕書大考說，從那張老八仙桌懷裏站起來。同時，從桌撐上拿下烟袋，裝着烟。「相信咱們的『上邊』好啦！」

「那當然！」老義伯伯忽然神情煥發般的，斷然叫道。「可是，誰又不信

『上邊』呢，大考？你說？』他好像因爲不被人了解而生氣似的，用那老年的倔強口氣反問着：『難道你當祕書，還摸不清咱村裏人的心眼麼？誰心眼裏想的是啥，你會不知道麼？』

『是哇！』老三牛誠心誠意的樣子附合道，『咱過了幾年自由日子啦，還能不會分個好壞麼？』他望望大家，彷彿說：『你說是不是呀？』他想笑一下，但是，忽然又嚴肅起來。『在咱們這個地方，還有誰會虧良心麼？』

大考一直微笑着，極力搖頭。『真難纏！』他好像說，『跟這些老年人，真難纏到一起！』他默默的望住他們，顯然是滿意地高興着。

『不，不，不！』他連聲說，聲音裏洋溢着愉快的感覺。『咱們勝利，一定是咱們的勝利哇！』

『這我信！』老義伯伯確鑿地說，想站起來。『勝利是咱，那沒有跑！我信這！』他又說，顯得十分嚴肅。『我說是要打退他們！』他不能控制地激動起來，『要打退他們！』

「對啦！」大騾子性急地插嘴道，濺着唾沫星子。「要早早打跨他們！要早早的，是的，爲啥不早打跨他們呐？」

「我相信『上邊』總有辦法啦！」大考語窮的說道，深深感到說服他們的困難了。

「嘿嘿，大考！」老義伯伯不以爲然的神氣，「我問你，誰又不信呐？」
「着急有啥用呢？」大考說。

「這是着急的事，爲啥又不着急呢？」老義伯伯頑強說道，「咱不着急，人家可今天進，明天進，咱有民兵，可是，沒有派咱！不着急，嗯。」他一直魔道着，認死理地嘟嚕着。「等着人家打過來麼？」

「老義是說得有理呀！」大騾子佩服說。他兩眼望住老義伯伯，似乎還希望他能說下去。

「軍事上的事，有誰能估得透？」大考說，環視着大家。「今天他們進，明天也許是咱們進，這是軍事！」

「咱不管是啥，大考！」老義伯伯說，彷彿是生着氣，「軍事也罷，政治也罷，他們打過來，就不會有個好！」

「那幫人，還不是那個老樣！」老三牛激憤的站起來，一手卡在腰上。「×他小妮子！那幫人，不是叫咱見夠了麼？」

「是哇！」老義伯伯說，「殺人的『刀扶手』，還不是老想着別人的脖兒根麼？」

祕書大考無可奈何地笑着，和善地望着大家。「爛爛這股勁也好」，他好像說，「等命令一來，老少都可以動員起來啦！」他幾乎又感覺滿意了。於是，他安靜的坐下來，似乎是抱着一個堅定的，興奮的希望，開始等待着什麼了。大家一下又沉悶起來了。

老義伯伯兩手捧住臉，呆癡的坐着，眼眉重甸甸地壓着兩眼，皺紋愁悶的結滿在額角和眉頭上。

此刻，婦女會花布衫忽然闖進屋裏來。她是那末慌張和急躁，臉色也顯得

緊張而略帶煩惱。「交通員二昌呢？」她問道，好像個性急的馬駒子。「爲啥他不去區裏問問消息？」

「早走啦！」大考說，望她一下。

「村長咧？」她又問，神色不安的樣子。

「也到區裏去開會啦。」大考說，他站起來，「你有啥事麼？」

「大家心裏躁死啦，還會有啥事呢？」她用煩燥的口氣說，「你聽，」她扭轉身，咬緊牙關，努力傾聽一下。「這不是大炮響麼？」

「大炮響？」老義伯伯愕然叫，從炕角上跳下來，急忙向外走去。

「大炮響？」大家同聲說，情緒一下緊張起來，匆急地擁到院子裏去了。

天空在沉重的陰着，十月的冷風，一陣一陣從屋簷上滾下來。

x

x

x

老義伯伯心情紊亂地向家裏走着。揩着兩手，重重的低着頭。脚步走得遲慢，而又沉重。他覺得他是在做着惡夢。彷彿他是孤獨的走在深山裡，而且遭

遇了不能抵擋的凶惡的狼羣，「完啦，」他心駭懼的說，「什麼都完啦！」他全身駭顫着。但，他企圖吼叫，並且搬起一塊石頭來。「誰敢假近我，」他心裏堅決說，「我就先要那個的命！」

他幾乎要跌了一交。「呵，我真是要糊塗啦，」他心裏責備自己，努力挺出胸來，好像有恐別人看見而恥笑的羞澀的心情，他向四外望了一下。「真要中用了麼？」他問自己，脚步錯亂着，加快起來。

「三團長那幫人要真能回來，」他忽然担心地想道，脚步馬上又遲鈍下來，心緒也一下煩亂了。他不敢回想似的搖搖頭，嘆息了一聲。「那都會完蛋啦！」他駭懼的自語說，心窩裏真感到有些恐懼了。彷彿，一下，全村的老婆子和孩子們也都哀憐的哭起來，大家都被趕到野地裏去了。「你們給我滾蛋！」三團長揚着皮鞭子，惡罵着。「你們這些天生的窮酸，也想過安生日子麼？你們知道太陽從那面出麼？」三團長兇橫的瞪着眼珠子，說話彷彿是大炮響。「窮光蛋，就該是窮光蛋！沒飯吃，就活該餓肚皮！」三團長說罷，把皮鞭子一

揮，機關槍堵住街口，對住街筒子掃起來。

「我的天哪！」老義伯伯夢囈般的叫道，心裏狠狠駭顫了一陣。「呵！——他望着這個熟習得可親的沉悶的大街，隨即鬆了一口氣。「呵！我不能！我不能這樣！」他忽然說，臉色嚴正，嘴唇和鬍子也激動得顫抖了。「他要咱死，呵……」他激奮的想道，沉重的沉思了一刻。「那不能！」他狠命的搖頭，「那不能，那辦不到咧！」

老義伯伯彷彿忽然覺得他命運好苦呀！他的日子剛剛要過得舒服和滿意，尤其，他發狂般的熱愛着他的家庭。他的老婆三寡婦世事通達，而且能幹，裏裏外外她是他的好幫手。並且他有一個逗人心愛的胖小子，那孩子不滿五歲就會唱歌，身體也長得像個小牛犢。「老天爺生下人來，不都該是這樣呀？」他心裏滿意着。他堅決的，勇敢的參加過民兵，並且帶過嚴重的槍傷。他深深地感覺他是多麼對得起這個世界呀！他自從生到這個世界上來，就過着窮苦的日子，並且，一開頭就像一條牛一樣的做活。他十八歲那年，因為父親急病死

去，他就接替了他作種地戶，後來老娘也過世了，他又去作二掌鞭打長工。勞勞碌碌二十多年，只落了那末一身老骨頭。直到前幾年，從西邊山裏來了自己的隊伍，打走了日本鬼子和漢奸三團長，他才分得幾畝漢奸的田地，翻起身來。並且，那時他才和前村三寡婦結了婚，生了一個黑胖的叫人心愛的兒子。

「這很應該哇！」他自己想，「爲什麼人要窮到死呢？」

現在，老義伯伯的日子要過好了，獨根兒孩子也要長大了。可是，三團長那幫人物又要打過來了，——三團長變成了官派，官派的大軍浩浩蕩蕩地，威武地過來了。並且，消息天天在沉悶着。壞着。叫人感覺是那末沉重和担心，彷彿壓得他喘不過氣了。

他失去什麼似的走着，心窩裏不斷在嘆氣。「卽是死，也要還還手哇！」他想到。心裏激奮着，抬起了憤然的眼睛。「哈！二昌！」他不禁油然叫道，興奮得連心也跳動起來了。

「怎麼啦，戰事？」他急急問道，一手卡住後腰，站在當路上。

交通員二昌懊惱而又緊張地走着，沉悶的向他搖搖頭。

「怎麼回事呀？」他幾乎是着急了。「你說啞！是怎麼回事哇！」他的脚步向二昌走近着。「搖搖頭，那是在說啥呀！」

「很不好。」二昌說，又搖了搖頭。「進攻軍前天就過了馬頭鎮。」

「過了馬頭鎮？」

「嗯。」二昌急忙走過去了。

老義伯伯死死地盯住二昌的堅毅的背影，好像久久沒有喘過氣來。「過了馬頭鎮，他們打過了馬頭鎮，」他心裏茫然地反復說。他感到一陣極大的空虛，彷彿是誰一下把他從高山上推下來，他覺得他有着那末一種死的威脅，第一次襲擊他了。

「好！」他決然自語說，快步走回家裏去了。

「小他娘！」他喊道，因為沒有回應，使他幾乎懊惱了。「這時候，不知道是跑哪去啦！」他埋怨着，走進屋裏去。

老義伯伯從櫃櫥後面拿出來那桿紅纓槍，用衣袖擦了幾擦，對準樑柱戮了一下子。「還行！」他說道，仔細地審視着槍頭子。「還行！」他把槍放在地上，用鞋底磨擦着。「還常事！」他心裏不斷說。

忽然，牆那邊花布衫家裏，幾個娘們喝道：

我們的自由

是我們用生命換來！

誰要想給我們奪去，

就是我們

最大的仇敵！

「就是我們最大的仇敵！」最後，是一個娘們高着嗓子大喊的聲音。

那裏，顯然是緊張而熱鬧了。

老義伯伯靜心地傾聽了一下。那些聲音，他知道是有三寡婦在裏面。

「是的，是我們最大的仇敵！」他說道。他擦槍擦得更加急忙起來。

★

★

★

一張大紅紙貼在村中關爺廟牆上，紅紙上用大字寫着：

×××將軍起義！

進攻軍全軍覆沒！

老義伯伯兩眼微笑的對住那張紅紙，心裏感覺自己真是在高興了。「好！」他說，「好！」他不住自己說。一直，不肯捨離地盯住那紅紙。

「勝利啦！」老三牛縱縱肩，說。

「勝利啦！」老義伯伯油然附合說。也縱了縱肩膀，望住老三牛笑了一下。彷彿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喜悅了，他在人圍裏，模仿着年青孩子們的秧歌步伐，搖幌着膀尖子，就興狂地跳起來了。

「唧咧個唧，唧咧個唧，……」他唱着，搖頭擺腦的搖幌着。

「唧咧個唧，唧咧個唧，」老三牛附合的唱着，死板的身手也在搖幌開

了。

霎時間，關爺廟前面那人山人海的人圍，像風吹的雜樹林一般，整個都搖動起來了。

「唧咧個唧，……」轟然唱起的聲音響徹了全村子。

鑼鼓聲，在那邊，在花布衫家門口，也響起來了。

「咚咚槍，咚咚牆……」

躍動的人羣像隻渾然的大虫，靈活的歡躍的爬動在大街上，費力地擺着無際的大尾巴。

各家各戶，老少和男女們，都從家里慌張的跑出來，投進那躍動的大隊裏去了。

「轟，轟，轟！轟，轟，轟！……」

一片渾然的聲音。

死硬的冬天的天空，好像也被這熱烈的，奮狂的聲響，震得發抖了。

——一九四六·九·滬上·

空白页

二混子的一生

二混子生到世上來的時候，他家裏的產業就像一棵老枯樹一樣，發乾了，一點生氣也沒有了，幾乎要乾死了。二混子一生下地，就可着嗓子大哭，日日夜夜，像一個孤零落漠的悶嗓子老鴉一般，哇哇哇哇的不住叫着。

二混子他爹二悶頭，很急躁和生氣，性子像麥秸火似的，轟一下，他從門墩上跳起來，暴兇兇的罵道：

「小小的屎皮子小孩哭我的家，真想把我家哭乾淨麼？」他惱得兩手哆嗦着旱烟袋，「發了急我不要你！」他氣恨恨的點着頭，和擺着膀子。「發了急，我餓死你！」

「你個沒有出息的老鬼，」二混子他娘嘟嚕着。「你不會說有出息的啥好話！」

她摟着二混子，抱着二混子，她親熱熱的，愛嬌嬌的，心裏一動一顫的望着二混子，吻着二混子，嘴裏像快活的，消閑的蠅子似的，唱着：

哈囉囉，好兒子，

長大不學沒出息，

哈囉囉，好兒子，

長大多要幾畝田，

哈囉囉，好兒子，

長大蓋片好房子！

哈囉囉。……

二混子聽不入耳似的，硬倔的，頑皮的，執扭得發惱一般的哇，哇的一直

哭着。好像他是懂得人事，好像他是向他娘和他爹盟誓：

「我偏不聽你的話！我生就是這個脾氣……」

二混子一記事，只知道他爹會賭博和輸錢。因為，他爹從小就常常帶着他到賭博場裏去，所以他在每家「寶」場裏都混得很熟。有時候通夜，有時候一整天，他都是和他爹一起混在「寶」場裏。餓的時候，他爹給他買肉飽子和鍋餅吃，瞌睡來到的時候，他就隨便爬在「寶」案子角上，板橙頭上，草鋪邊上睡。但是他心裏最高興的也是「壓寶」，可是，他沒有錢。所以，他看「寶」看得很起勁。他總是發傻似的瞪着眼，把頭鑽進人縫子裏，不知疲倦的直望着。

二混子很喜歡大注的輸贏，並且，他希望「出寶」的多賠或多賺，因為，只有在這時候，看着才夠勁呵！滿案子是碼子和錢，錢聲霜霜響着，人們高興的大聲自誇着，笑着，和罵着，並且，慷慨慨的買着各樣東西吃着，真是個福氣事呵。

有一夜，二悶頭早早把錢輸乾輸盡了，心裏很生氣和納悶。他傻鬱鬱的坐着，似乎是想著怎樣才能弄到錢的心事，帶着一幅想走不願走的樣子，呆呆的看了許久。但是，到末了還是離開『寶』案了，他敗興的要回家走了。可是，二混子鑽在人縫里一動不動，因為，他爬到案子底下摸出來幾個『掃地錢』，用這錢，他在偷偷的『壓寶』了，並且他正希望多多的贏些錢，他壓上了『獨門衝』——『黑子。』

「還不跟我滾！」二悶頭照二混子頭上冷冷打了一巴掌。

二混子趕緊抓住他的錢，正要破口大罵的時候，他看見了他爹。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嘴一撇，心裏嘟嘟囔囔埋怨個不停，氣憤憤地跟着他爹走回家裏去。

二混子心裏很生氣。「眼看把錢贏到手裏啦，」他想。他想着，想着，嘴裏就嘟嘟囔囔着，說：

「哼，光輸錢，光，……」

二悶頭那楞他幾眼，很想打他幾下子。

二混子直想着贏錢，一想到贏錢，他心裏就發熱，心就卜卜的跳。後來，他一下想到『頭家』，那末大的輸贏，可以打無數的『頭錢』。他又高興又懷疑的問他爹：

「當『頭家』不是光賺錢麼？」

二悶頭照頭打他幾巴掌，氣憤憤的罵道：

「賺錢、賺錢，我×娘，我打死你！」

二混子長大以後，二悶頭把啥東西都輸光了。最先是賣了那些地土，然後又賣了房屋和莊子，和那些零星家當。後來，二悶頭連自己的性命也輸掉了。——他輸錢輸得上吊死了。

二混子和他那個瞎了眼睛的老娘住到關爺廟裏去。有一節日子，他們比二悶頭在世的時候還過得好些，因為，死了一個敗家鬼。而二混子，他還能夠東抓西撈的弄點錢，單單養活他娘是不算一回費勁的事的。

二混子給人家說說成人的大媒，使幾個錢。當當『中人』和『說合』，吃

人家幾頓。擺個小賭場，賺些『頭錢』這許多進項，可以叫二混子大吃二喝，可以叫他穿得像體面人，可以叫他站在街面上說一份話。他可以擺擺街，可以吃吃喝喝，可以賭賭錢，因為，他是一個誰都不願意惹的硬頭『街混鬼』。

二混子總是帶着醉酒的样子，打着飽噎。他混身噴發着濃濃的酒氣，臉上帶着酒燒的熱紅紅的紅霞，兩眼掛着兩個發黑的紅眼圈，兩個嘴角沾露着黏黏的唾沫，大聲大噪的聲音總在街上響着：

「有你老弟我在，啥都不要緊！」

「是哇！」

「不是你老弟吹！」二混子的聲音充溢着那麼一股自信和驕傲。「啥事有咱說句話，就得把那話給放在桌面上。」

「不錯！」

「你只管放心啦！有差有錯我當！」

二混子拍得胸脯響。

壞年景那一年，二混子在村裏眼看成了出頭露面的『紅』人，他一天比一天闊氣起來了。『混子』綁架了『戶』，『戶』家找他，叫他找找線。『混子』找他，叫他當中間管事的人。他抽『抽頭』，拿佣錢。沒有飯吃的老實窮家戶求他，他能給他們的閨妮找個買主，而山西的那些人販子，就從他手裏領人交錢、自然，他也抽些『禮』錢。

二混子在村裏，一下成了忙碌的公事人。——拔貢家和樓院裏的人都逃到城里去，村長和社長家，也都把公事讓出來，作老實莊稼人了。二混子幾乎全代替了他們。他坐在村裏公事桌後面的公事椅子懷裏了。

「哼，嘿，咱……」二混子常常想。

可是，在這一年上，二混子吸上了大烟，一年沒有過完，他的烟癮就成了個了。壞年景一過，他只落了一個囫圇圖圇的，像個沒底坑一樣的大烟癮。

二混子很自然的，常常心不由己的想到壞年景。他彷彿需要，也很盼望。

他似乎感慨，也感覺驕傲。

「咳，壞年景那一年，咳。」

全村里的人，大家都記得壞年景那一年二混子鬧氣過。真的，村裏的人都看見過他那一陣鬧氣勁。村裏——大人和小孩，像說諺語一般說着：

「誰鬧氣？二混子鬧氣！二混子沒有鬧氣出關爺廟！」

很久很久以前，二混子這個村子裏全村的人，是一個姓曹的祖爺，這個祖爺是個有錢的大財主，他有無數的田地，喂了無數的騾馬和犍子。並且，他家僱用了無數的「掌鞭的」，和戶地種，還有一些丫頭。而這些人，是他從山西洪洞縣移民過來的時候，生法帶來的無家無親的人們。這些人給他搶佔了地，給他蓋了好莊院，給他種好了糧食送到家裏，送到他嘴頭上。自然，在他的眼裏，有的特別有功勞，他心愛並且提拔他們。他在大莊院的後面給他們蓋了房子，把丫環嫁給他們作老婆。而現在，村邊打着村邊，變成了兩個村子。

二混子生長的是前曹家，也叫大曹家。後曹家，大家都叫小曹家，甚至，有人叫『眼子』曹家。開天闢地以來，小曹家的人，不能和大曹家的人平頭，平輩。小曹家的人，叫大曹家的大人，叫爺，叫大曹家的小孩，叫叔。一直到現在，大家都覺得這是世世代代的老規矩，這規矩是一輩一輩，像傳留產業一樣傳留下來的。大曹家應該欺侮小曹家，雖說小曹家的人也姓曹，但是，他們沒有家譜，他們當然不是姓曹的祖宗的真子孫。

「他們算啥？」大曹家的人常說，「問問他們祖宗是做啥的？」大曹家的小孩，很隨便的，經天成曲成調的掛在嘴上唱着：

『種地』的兒子，

『掌鞭』的孫，

見了老爺該作個揖，

作揖作得心不厭，

一巴掌打你個狗晒蛋！

二混子從小就把這小曲子唱得爛熟。——他唱乾過嘴唇，也唱啞過嗓子。他是唱這種小曲的好手。

現在，二混子真真成了小曹家的嘔心的老祖爺了。

二混子是個懶街滑子，不會做一個尿泥錢的莊稼活，並且，他還要吸大烟，還要喝喝酒，還要養他和他那個瞎眼睛的老娘。而他，沒有一個『青錢眼』的進項。可是，他有一個依靠，那就是他會到小曹家去要吃，要喝，並且，還要零錢化。

他每每大模二樣的走到小曹家，見人就那麼隨便的揚揚手：

「嗨，生法給俺弄點啥吧。」

二混子抖動着兩個尖膀子，回到關爺廟的時候，他娘那一雙瞎眼睛就對住廟門，死死的餓恨恨的望着，抖顫着她那瘋癩病似的手和的脖子，嘎嘎的發乾的聲音，問道：

「小二，你又忘了你娘啦，」她的手和脖子緊緊顫抖一陣。「今兒，你沒到小曹家去麼？」

二混子心煩意躁的吵叫道：

「慌啥？早去晚去，還不是一個樣？」

「哎，你娘早要餓死啦，」她嘆息的埋怨着。「你娘早要餓死啦。」

二混子性子煩亂的躁躁脚，心裏生氣的嘟囔着：

「天天就你吃不飽！真是餓死鬼投生咧。」

瞎眼睛的老娘嘆口氣，無可耐何的搖搖頭。

二混子尖起肩膀，嘟嘟嚕嚕的走出關爺廟來了。小惡狗一般，弓着腰，一下鑽到小曹家村裏去了。

二混子從小曹家走回來的時候，嘴裏唱着大梆子平調戲，大搖二擺的走着。他背上背着米，扛着麵，懷裏還裝着一懷『捲子』，和『窩窩』。樂天的神氣在他臉上堆着，他心裏一直是喜，和傲。見人搭腔就說：

「小曹家那些家戶，給瞎老奶奶送的吃食！」

但是，二混子沒有把那些『吃食』拿回關爺廟裏去。他把米扛到二大肚子家，先從他家換了兩個『烟泡』。然後，把麵送到二鍋餅家，當了那熱烙烙的油鹽鍋餅的黑賬。懷裏掉下的『窩子』和『捲子』，他才帶給關爺廟裏的瞎眼老娘。

他一進關爺廟心裏就煩亂似的，他把那冷『窩窩』硬『捲子』向他瞎眼老娘懷裏一摔，說道：

「你吃去吧，三天你也吃不完！」

他那個瞎眼娘着慌似的，兩手顫索着急慌的在面前抓摸着。她抓起一個，兩手抱着放到嘴裏，好像啃一個冰凌塊一樣，硬滑得叫她啃也不啃動。她小心的摸一摸，失望的放在她的身邊去。

她又摸索着抓起第二個，捏一捏，拿到嘴上啃一下，又放到身邊去了。第三個，她也無可如何的放到身邊去了。

「你，娘！」二混子氣惱着。「你吃飯爲啥是這樣？你是有三『頃』兩『頃』地的主戶？你，唉，你……」

他的瞎眼老娘像個胆小的媳婦似的，小聲的，怯生生的說：

「娘咬不動呵！」

「那你埋怨誰？」二混子說，「你咬不動，你沒有牙，你怨誰？」

瞎眼老婆子一聲不響，她好像『輸理』輸得結了舌。她兩手抱住一個饅饊頭，費勁的，張惶失措的咬着。

二混子厭煩的望着她，心裏想道：

「攤你這樣個娘，就活該倒楣咧。」

他想着，很很抖了一下肩膀，衝着嗓子，乾澀的東西擦着乾的東西一般，響響的嘆了聲氣：

「唉！呃，……」

然後，自認倒楣的，無可耐何的搖了搖頭。

二混子他娘活到整整八十五歲，她的頭和眉毛都長得雪白，頭和兩手像秋天的樹葉一樣，整天整日的顫搖着，村裏人可憐她，又埋怨她。「該死啦，」村裏人說，「活着是爲了啥？」

可是，她到底是死了。自從她在廟門口一脚沒有踏好，扳倒下去，她再也沒有起來過。她在關爺廟裏那個冷「八甄」地上的乾樹葉鋪上面，睡了兩天，第三天黎明的時候，她的身子就僵硬了，她死了。

二混子他娘「倒頭」以後，二混子趕緊跑到拔貢家去，因爲拔貢家是大曹家姓曹的族長，並且是村裏的大財主。他去找他，去給他報喪，是想請他出來問問這事，說句周濟他的話，拿出幾個錢，好出葬他娘。

「求俺娘的平安！」他見人磕着頭說。

他跑到拔貢家，爬在地上磕個頭，臉也不抬的說：

「求俺娘的平安，拔貢爺！俺娘死啦！」

拔貢爺摸着他的長鬍子，說：

「她年紀也不小啦。」

二混子趕忙又磕一個頭。說：

「拔貢爺，求你……」

「啥事？」拔貢爺吃驚得發惱似的。

「俺娘出不了『殯』，拔……」

「喊幾個年輕的抬出去不行麼？」

「拔貢爺！……」

「別說啦！」拔貢爺在地上搗搗拐杖。「我還該說你，你是大孝子，爲啥亂向別人家跑？」

二混子心裏很生氣，但，他從拔貢家走出來了。「入你娘！」他罵着。

「這不是壞年景那一年，」他不住嘟嚕着。

「到樓院裏去一趟吧。」他忽然對自己說。

二混子走着和想着。樓院裏是首戶財主，不會看重幾個錢的。何況樓院裏

虧過他。真的，村裏人誰都知道，壞年景鬧「混子」那一年，要不是二混子在村裏出頭，要不是二混子幫忙說好話，樓院裏那片高樓可長不住呵。

二混子剛剛走近樓院裏的高門樓前邊，幾條餓狼一般的大狗圍住他，直向他的胸脯和肩膀上撲，二混子嚇得連聲音都喊壞了。

他發呆的站住，慌張的大喊着：

「狗！連我也不認得？狗！瞎眼啦？」

一羣大狗擋住他的去路和退路，發瘋似的咬着。噎噎鼻子，擺擺頭，直想鑽到他的腿底下來。

樓院裏的管家老靠山，拿着烟袋站在大門樓底下，很自在的歪着他的脖子點着下巴，說：

「你，你，你有啥事？二混子？」

「俺來，」二混子說，他望一望走進門的大狗，心裏仍然跳得發慌似的氣

喘着。「俺娘『倒頭』啦……」

「呵！」管家的老靠山安祥的說，他揚一揚烟袋。「你不要站在這啦，你是孝子，你站在當路上去！」他很不耐煩的樣子。「我回家去說說。」

管家的老靠山走出來的時候，他拿了十幾個銅板，在大門樓底下一站，咬着烟袋說：

「拿去吧，二混子！」

二混子沒有聽清似的，說：

「你當家的說啥？」

「你問那做啥？」老靠山着氣的說，「反正有錢給你就是啦！」

二混子走過去，歪頭一看，「十個銅板，」他心里輕卑的說，他不要，

因爲還不夠半個『煙泡』錢。二混子生氣了，他說道：

「我不是向他要飯吃！」

老靠山冷冷的笑一笑。

「呵？呵？你這是做啥？」

二混子惱而且氣，不想說話。但，終于是把錢拿走了。

二混子生着氣，憤憤的罵着：「×他娘，不是壞年景那一年啦。」他潦倒的走着。忽然間，他兩個尖瘦的膀尖那末一抖，他的迷心眼給抖開了。「到小曹家去，總不會『白』跑咱！」他自己說。他到那裏去說句話，準不會是沒有回聲。雖說他沒有當年吃得開，但是，他是大曹家的人呵！單憑這一點，他覺得滿夠了。

二混子走到小曹家，在街心裏一站，大模二樣的，很覺應該的樣子，說道：

「老奶奶『倒頭』啦，給送點殯葬錢吧！」

小曹家那些人，站在門口的，僵在廟台上的，集在街邊的，台楞白楞眼，嘆口悶氣，心裏惱透了。誰也不搭腔，誰也不理他。唧唧喳喳，鬧鬧嚷嚷的談論個不休。但是，終歸，一家一家，一百八十的湊到一塊，送到二混子手上去

了。

二混子很高興。臨走的時候，二混子大聲說道：

「求老奶奶平安！」

二混子他娘一埋，他連一點牽掛都沒有了。他輕鬆的吸着大烟，痛快的喝酒，只要有幾個錢，只要他能弄點米麵，只要他能弄到幾個「窩窩頭」和「捲子」，他都是換「烟泡」吸，和換高糧酒喝，好像，他一定要和自己拚命。而他自己却常常醉薰薰的說：

「人，哎，爲啥不熱熱鬧鬧活一輩子？活着不享點福，死後還中個啥？」

二混子常常喝酒喝得薰薰大醉。一喝酒，他就赤露着乾瘦的胸脯，一跌一倒的走到小曹家去罵街。他拍紅了胸脯，沉重的頭暈轟轟的響，眼珠子紅脹得蹦火花。但是，他威風凜凜的從街頭走到街心，從大門樓底下走上廟台。嘴裏不斷低拉着黏唾沫，難聽的嗓子嘶着罵道：

「×娘！誰敢出來與二爺見面？不敢。誰敢對不住二爺？不敢。誰

敢……」

小曹家村裏，家家戶戶插緊了門子，人人躲開了他。一個大村子好像是斷了人烟一般，靜荒荒的。

二混子像個凶惡的將軍一樣，從街這頭走到街那頭，嘩啦大笑一陣，說道：

「還是二爺利害！……」

他一下，像個死豬一般，睡倒在小曹家的街當中。很有幾回，他的褲子不知不覺中脫落在腳脖上，仰臉大睡，鼾聲呼呼的響滿全街。

二混子一上年紀，大曹家村裏，人人嘔心他了。因為，他總是賣他的老臉皮，沒有一點羞恥心了。

他發煙癮的時候，滿臉掛着淚和鼻子水。他的鬍子整天沾着飯咯粑，草棒子，和黏鼻星子。他屙屎尿泡也不檢個『槽道』。村里人誰都不想看他一眼，

並且，人人縱着鼻樑子，瞪着眼，罵道：

「老不要臉！」

大曹家村裏，很有些人想把二混子攆走，不准他住關爺廟，不准他留在村子上。爲這種事情，有人就找族長拔貢爺，拔貢爺摸摸長鬍子說：

「那不能辦。」

「留他在村上，有啥好處？」三村長說。

「沒有好處，也不能辦，」拔貢爺固執的說。「攆他哪去？他是咱大曹家的人，他是咱姓曹的子孫，咱不能辦這事。」

「那可叫他去丟人吧！」三村長擔心的樣子又說。

拔貢爺搖搖頭，然後說：

「天說，他是姓曹——沒有二句話說。」

但是，二混子自己可慢慢離開大曹家了。住在大曹家的關爺廟裏，沒有住在小曹家的奶奶廟裏方便。他懶得跑路，特別是刮風下雨的天氣，他不是白受

罪麼？

他天天在小曹家奶奶廟台下晒太陽和拿虱子，並且，他經常睡着迷糊覺。但是，他把時間捉摸得很準，因為，什麼時候他的迷糊覺過了，那就是村裏該吃飯的好時候。他爬起來，搖搖幌幌游到各家去。

大曹家好像忘記了二混子。——二混子幾乎變成小曹家的人了。

小曹家老麥麩死的時候，二混子很想去作他家的『大管事』，大孝子三牛他舅和幾個上年紀的人不贊成。二混子生氣透了。他說：

「總得叫二爺吃現成的！」

二混子像一個威風的老爺一般，到三牛家裏去『吃喪飯』，因為，他什麼事都不幹，並且他還要挑挑檢檢，這好那壞的說一通。好像，他不說幾句話，就吃不舒坦似的，他嘴不乾話不淨的吃着，和罵着。

二混子每每打着飽咯，走到奶奶廟台上對住太陽睡覺了。

老麥麩『出殯』那天，三牛因為戴着孝帽子，不好說什麼，但，『管事的

『看不下眼去，因為，二混子那勁頭，在親戚朋友面前，是會傷『管事的』臉面的，於是，『管事的』對『打雜的』說：

「不吃過飯，不准二混子進來！」

當然，二混子不受這份氣。二混子站在大門口，發瘋似的罵着：

「俺是你族爺，不叫族爺先吃，叫誰先吃？」

終歸，二混子闖進待客棚，搶上了上席。到末了，他還是打着飽咯，一搖一幌的擦着油鬍子油嘴，嘟嘟嚕嚕的罵着，走出來。

二混子一吃飽，又對住太陽去睡覺了。

啞嚙子的出喪鑼，把二混子震醒了。他爬起來，像一隻老鴨子一般走着。

當棺材放在『架子』上，大孝子三牛伏在地上痛哭的時候，所有的人忙亂着：客人，族衆，『管事的』，『打雜的』，都焦急而慌張的準備着『祭靈』。而此刻，二混子暈暈倒倒的闖進人圍，闖到大孝子三牛身邊，忽然間，他抓奪住『紙幡子』，緊緊咬住光赤赤的『牙花子』，顫着兩手和膀子，發狠的說

道：

「我×娘！這該我咧！」

這是開天闢地以來很少見的事情，並且，這是一個冷不防的動作；彷彿人凡心上挨了一石頭，人人都傻楞着。

大孝子三牛翻起淚汪汪的臉，抬起淚汪汪的眼睛，望住二混子。他乞求，哀告，悲痛，無耐，他的嘴唇痙攣的顫抖着，但是，他說不出一句話來。他發木，發傻。而二混子兩手死一般的緊緊的抓握着「紙幡子」。

「快扳瓦！三牛！」有人急躁的喊。

霜啣一聲，瓦碎了。

大孝子三牛，不自主的爬到地上哭了兩聲。

此刻，二混子把「紙幡子」奪在手裏，拆幾個摺子抱在懷裏了。他跪到地上，像一個難過的病豬一樣，使人心顫的，嘿嘸嘿嘸的哭着。忽然間，他一蹶脚，站起來，說道：

「×娘，這該我咧！」

所有的人惱憤得心跳，所有的人焦躁得皮肉發緊，所有的人氣得眼裏亂躡火星子。但是，所有的人都呆得像木鷄一樣，沒有一句話說。

「打他！」有人憤憤的叫。

大孝子三牛，害怕似的站起來，向那些上年紀的人磕着頭。

那些上年紀的人，着慌着忙的抖着膀子，焦慮的說：

「怎麼辦呐？這，……」

「救救俺吧。」三牛磕着頭。「這俺怎麼過呢？」

小曹家一幫上年紀的人，成羣打夥的到大曹家去找拔貢爺，拔貢爺說：

「二混子打了『紙幡子』，那還有啥話說？」

「可是，死的是三牛他爹咧，拔貢爺！」老普扭躡的說明着。「人家的啥

東西，可該三牛一個人得咧。」

「我知道，」拔貢爺心躁似的說，「可是，二混子這『紙幡』，能夠白打

麼？有白打『幡』的事麼？」

「唉，世上，唉，」有人連連嘆息着。

「沒有說的，」拔貢爺說，「多多少少，總該分給二混子點東西咱！」

小曹家那幫上年紀的人，抖抖膀子，撲閃撲閃眼睛，搖搖頭，嘆口氣，沒能沒耐的站了半天，走回去了。

第三天，大曹家村里的人，都很高興似的，喜喜哈哈的談論着說：

「二混子有三畝地，和五十吊錢，準能養到老啦！」

「真咧。可是，得把二混子叫回來咧，要不，小曹家的人，不會謀害他麼？」

二大肚子媳婦，笑得兩眼流着清淚，說：

「你沒看見，看二混子那般勁呵！吸，吸，使勁吸了一口，」她喘喘氣，

大指壓着小指的指肚子，又說：「只這麼大一個『煙泡』，吸得他嘔吐了好

半天，一直睡了兩天啦，他還在醉着，說不定要醉幾天哩！嘻嘻，冤氣鬼！」

第二天一清早，村裏人都傳着二混子死了。

二大肚子說：

「不叫他吸，他要吸，一口烟，嗆死啦！」

拔貢爺說：

「死了好，『破』三畝地埋葬他。」

三村長抖抖肩膀，說：

「殯二混子，能化三畝地麼？」

樓院裏的老當家說：

「那好辦！三畝地要化不完，剩下錢，可以修修咱曹家的祠堂！」他得意

的笑一下，「再不然修修咱曹家的祖坟也好哇！」

二大肚子媳婦撅着嘴，心里很納悶的樣子感慨而埋怨似的，好像說：

「冤氣鬼！有兩個錢就慢慢吸！冤氣鬼！」
從東到西，滿村子唧唧喳喳的，嚷嚷着。……

一九四一、秋、于渝

賊

這時候，我正在作一個書店的結束。

我的精神很壞。我不應該得到的結果來了：我必須在三天以內離開這個小城，我必須丟棄那些書。

我決定到成都去。昨天，我給那一個編報的朋友——那個唯一的朋友打了一個電報，可是，整整一天還沒有消息。生活寂寞得一直感覺煩燥和紊亂。

我躲在床上，眼睛不想看什麼，心也不願想什麼。但是，意識里，彷彿感覺自己冤枉，我不願意離開這地方，我不願意丟棄這個書店的經營。但是，我必須離開它們，我心里總是默默的嘆息。

一切是紊亂和寂寞。我好像是在做惡夢。

「朗尼來了！」楓忽然喊道。

她拿着一封信走進來。她顯得很快慰，她把那信在手里揮着，好像這信已經拯救了她的寂寞和憂鬱似的，歡快跳躍在眼眉上和兩頰上。

「想不到這傢伙要到後方來！」她的聲音響亮而又快活。

朗尼來後方，的確是我們想像以外的事。因為我們在戰地兩年的共同戰鬥的生活，我知道他既不會有這筆路費的積蓄，並且，他不會下這個頗有冒險性質的，艱難的決心。當我和楓離開戰地，離開那一羣政治隊的戰友們的時候，他們奉命調訓，不久也要到後方來了。他們很興奮。他們都會緊緊的握過我們的手，都曾熱切地，興狂地說：

「老×，四川見！」

但是，我不相信能在四川看到朗尼。我想，他一定回到西安，投到他的家里去過他的少爺生活，耍他的少爺脾氣。單槍獨馬闖到社會上來，特別是過流浪生活，他既不適合，並且，他沒有這個毅力和辦法。因為，首先，他不能沒有錢化。

我不相信。我不想看她揮舞着的那封信。她說：

「你看朗尼的信。他到褒城了，他要來找我們呢！」

楓坐下來。但是，她好像坐在一塊熱鐵上似的，趕緊挪動了一下身子，兩眼望住我，又說：

「他要真到這裡來找我們，可怎麼辦，真倒霉，他不知道我們要離開了呵！」

真的，我也非常擔心這一點。如果朗尼真來四川，如果他真來找我們，那該怎麼好呵！我們要走了，而他，除了在戰地他常常提到在沙市的那位劉先生以外，他沒有在外地的朋友。他來到這陌生的地方，不是和走進無邊的，飢餓的荒野里一樣麼？那時候，他也許會哭。唉。

「寫個信給他吧。」我把朗尼的信抓握在手心里，坐起來。

「你真笨呵；」楓說。她要奪回那封信似的。「你看那信，他沒有要你的回信。並且，說不定他今天或者明天就會來到了。」楓壯聲壯氣的說着。「你

看，他不是說車子沒有問題麼？這時候，他也許正在成都蹺馬路。」

「蹺馬路？」

「只要他有錢，我想他會玩幾天的。」楓確定地說。「你還不了解他麼？你放心，他來找我們的時候，他會沒有吃烟的錢。他會偷偷給你一個紙條子：

「×兄：濟我的燃眉吧！」這不是很平常麼？」

這一天要過完了。我和楓正在準備着晚飯，忽然是誰在敲門。楓帶着兩隻麵手跑出去。

「快信。」楓說，

我的一對被煙火薰得流淚的眼睛，還不能很好的睜開。我站起來，用袖子擦着眼睛，問：

「誰來的？」

楓好像沒有聽到似的，一聲不響。半晌，她用着敗勁和驚奇的語詞，說：

「又是朗尼，他到成都了！」

楓走過來，把信放在鍋台上。又說：

「我說不錯吧？你看，他真叫我們濟他的『燃眉』了。」

我把朗尼的來信看了一遍，我心里真有點佩服他，他竟有這個機會，竟有這個胆量，也竟有擺脫一切的毅力。我真有些歡喜了。

「叫他闖一闖也好。」我說。「也許他還有辦法。」

「是呀！」楓說。「但是，眼前怎麼辦呢，我們連路費都不夠，我們怎麼濟他的『燃眉』呢。」

「這是另一回事。」我說。

楓不說話了。她把麵皮下到鍋里，擦一下眼裏的淚眼睛，說：

「反正職業上，我們也很少辦法，我們也不過多借給他幾次錢就得了。」

借錢，特別是寫一個「請濟我的燃眉吧」的紙條子，是朗尼的生活上的特點。他向別人借錢，總像是害羞，面對面的時候，他不說一句話，即使對方提

起，他的臉會馬上醬紅起來，並且，趕忙岔開話題。雖然如此，但是他會偷偷的給你條子。那怕他嘴說不用錢，他離開你的時候，他會突然顯出焦急，心躁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又偷偷的塞到你手心里一個條子：「請濟我燃眉之急！」

我認識朗尼的第三天，——一九三八年年初冬一個陰雨的天氣，我和楓參加一個政治隊要到前方去，隊裏剛剛發過服裝費和零用，我和楓正在預備着出發的問題談着話，忽然，朗尼走進來了。依我們看，他是一個頗為漂亮的漢子：呢制服潔淨淨的，頭髮亮油油的，態度上也有那麼一股都市風味。但是，他的降臨，都使我們小小吃了一驚，因為我們並不熟識。除了前天，他給我們送了一次政治隊的通知以外，只冒然地問了我們一聲。

「你們是寫文章的吧？」

「我倒常常學習。」我答。

「好極啦，我們倒是一道的朋友，我是幹戲劇的。」

搬到這個小旅館里來集合，我們並沒有說過話，也沒有打過任何一次小交

道。他的降臨，真叫我感覺拘束了！我站起來，我向他讓坐，但是，他只那麼站在我面前站了一下，笑一笑，放下一封信，走出去了。

我驚愕的把信拆開了：

×兄：

我以燃眉之急，懇借大洋十元，如蒙

慨允，請交茶房送下，三日奉趙。

弟上官朗尼謹啓

我和楓都帶着難以說述的情緒，依着他的信作到了。

我們要出發到戰地去了。我和楓正在整理行裝的時候，朗尼來了。他在我們的住室站一會，走了一轉，躊躇的，不安的，說；

「老兄……」

他沒有下文。他趕忙轉過身又走了一轉。

「老兄，你……」

他又給我一張條子。條子寫着：我需要五塊錢。

「你記着，老兄。」他說。他的樣子非常慌張「連前一共十五元，我一定還你們。」

第二天，我們政治隊離開了西安。在行車的生活里面，在時時刻刻的接觸里面。我對朗尼有了些認識：他是一個敗家的少爺，全身帶着封建的都市氣味和習慣。——在一切事情上，他總是竭力要超過別人的享受。在火車上的時候，別的同志都吃饅頭、餅和鹽菜，而他吃雞蛋和麵包。當別人吃大鍋麵的時候，他却吃雞蛋臉麵和肉臉餅。並且，他一定要吸粉包烟。

但是，朗尼一點也不吝嗇，他可以隨便請同志們下館子，隨便拿出錢來吃零食，隨便公開他的粉包烟。他總不考慮也不顧及他的經濟來源。

于是，他常常沒有錢。

朗尼沒有錢的時候，神情是那麼苦惱啊！他兩手插進口袋裏，低着頭，到處走着。他不說話。他在任何一個場合都顯得着急和不安，彷彿有什麼重大的

連心事情咬着他，他是那麼煩亂，沉悶，焦躁……。

但是，朗尼也常常有錢。他的錢好像都是忽然飛來。但是，大家都不關心他的這宗事。他有錢給大家吃，大家就吃，有粉包烟給大家吸，大家也吸。並沒有任何的感覺。而他只有高興，只有心滿意足的神氣，使用那濃重的陝西腔調，對他那個老鄉老趙，說：

「走，老鄉，吃羊肉泡饃去！」

或者對那個天津的票友絃子手用京劇道白的口吻說：

「兒哇，隨爸吃酒去！」

朗尼在政治隊里，負責話劇組的工作，特別是演出。他是好導演和一等演員，並且，他還是一個劇作者，自然，他是相當出風頭的。往往因為一個劇的演出，他要求隊長給他許多特權和優待，以後，這種特權和優待也就成了一個習慣，於是，他曾經站在某些同志的頭上。

「我，他媽媽的，哼！……」

朗尼不斷高興的，傲然的罵着乾街。

我和朗尼却始終保持着友誼的往還。我覺得他總算還好，他雖說有那麼一個化錢的脾氣，但是，在工作上，他表現得還不壞，特別是演技上，他確乎超過任何一個同志。但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同志對朗尼的議論多起來了，忽然間，多得到處都可以聽到了。

「他至少借過我八次錢，」那個安徽的像小孩子一般的同志說。「總是，不見他還一毛給我。」

「唉，唉，噫，」朗尼的同鄉老趙用道地陝西口音感慨着。「我的錢沒有他化的多，他媽個皮，我好像是替他幹事，他媽個皮，……」

「他常常向司令部劉副官借錢。」

「他也向王連長借錢。」

朗尼借錢確實不看人，他彷彿也有很多的方法，誰都好像沒有拒絕過他。因為，在外表上看，朗尼是那麼一個小小的紳士，是那麼一個大家出身的官少

爺，並且，他很容易和人混得熟。誰願意傷他的臉面呢？何況他有那樣一種自慚的態度？

但是，政治隊里的同志們忽然不顧及這些了，對朗尼冷淡了，有的，甚至和他連話也不講了。

他寂寞又孤苦呵。

於是，朗尼和我的來往自然地稠密了。

朗尼常常和我在一起，但是，他不常說話，雖說，在平素他不是一個沉默的人，但，他和我的聚會總是沉默的。他像一個姑娘，像一個規矩的學生，他嚴肅，誠懇，彷彿他願意和我一模一樣的生活。

在他借錢和化錢方面，我勸過他，在他的學習和工作方面，我也勸過他，我把他看成一個同志，一個好朋友，他好像也把我看做一個好朋友。但是，我和他的談話，他始終不聲不響，而談到他本身的時候，他就臉紅，他的頭就重重的垂下來。

「我一定嚴肅起來，老兄！」朗尼不只一次這樣對我說。「我決心像一個人一樣的站起來。」

朗尼彷彿有很大的苦衷而不能實行他自己的諾言。他仍然不能減少他的化錢，自然，他也不能制止他的借錢。雖說政治隊里的許多同志疏遠了他，拒絕了他的「紙條」，撕碎了他的「紙條」，但，他的錢的來源好像並不減少似的。只是，他請客的次數少了，而他喝酒次數加多了，煙也吸得利害了。

「這樣不行呵！」我對他說。「你的生活會把你送掉的。」
他的臉紅着，埋下頭去。

「你的生活使你始終是痛苦的。」我說。「你，……」

「你不要說了，老兄，我難過。」他咽泣似的。「我一定要作一個人！……」

我們生活在戰地，戰鬥在中條山，那是相當緊張，痛快，舒服的事。敵人雖說耀武揚威的向這堡壘進行過數次的圍攻，但，他疲憊又絕望，他只好估駐

着平原和城區。於是，我們平靜的生活和平靜的工作。雖說我整年整日駐在火線上，前面，那一道土陵一般的山坡上就是敵人。但是，我們總像是在休息，——戰鬥的休息。

這天，我自己悶在窯洞里擬製一個「紅學會的組訓計劃」，我們那個四川口音的隊長却約我到山坡上去溜躑。自然，我們又對着陽光，在那已經坐得光滑的石頭上坐下了。

隊長把他的一張大嘴咂一咂，一只金牙跳躍着，說：

「入媽的，真是個奇怪問題。」

隊長是個直耿，爽快的人，對於任何事情的處理都是那開門見山的態度，一句說到底的。他不猶豫躊躇。但是，這時候，他的憂心的表情，叫我非常吃驚。

我望住他笑。他不等我開腔，又說：

「我看只有你，老×！只有你能夠勸一勸上官朗尼同志，他真是越來越叫我
我不放心了。」

「什麼事？」

「他太不能管束他自己，」隊長說。「我常常和他談這宗事，他好像不覺得他的行動是過錯！現在，唉，他媽的，……」

「什麼事？」

「他竟拿了我的錢！」

「拿了你的錢？」

「他把錢拿去給我留了一個條子，」隊長又生氣又想笑的說。「他說：錢算我借的，請千萬不要聲張吧！」

我搖了搖頭。

「我很看重他的。」隊長說。「我看他還有才能，還能作些事出來，雖說他好化錢，我認爲是不重要的壞習慣。所以，他欠餉，向我借錢，我都原諒他。可是，我沒有想到，這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這時候，朗尼從那邊的一條小徑上走過來，他看見我們站了一下，彷彿他

想轉回去，彷彿他想竊聽我們，他顯然是在那裏費心地躊躇着。

「隊長！」朗尼叫。他的聲調和態度像個小孩子似的，「你來，你快快來呀，我有事。」

隊長笑一笑。說：

「你來不好麼？」

「不。」朗尼搖擺着膀子。

兩點鐘以後，朗尼來找我。朗尼說：

「老兄，你出來，我有幾句話。」

我和他走出來，一直走到那個小坡的對角。

他低着頭，脚尖踢着小石子，一直不說話。

「有事麼？」我問他。

他站住，向四面望望。

「隊長和你說了什麼？」他問。

「一般的瑣事。」我答。

「不，」朗尼扭一下肩膀。「我知道他是在說我，可是，老兄，我向你保證，我以後，一定要像一個人一樣的生活！」

我說：

「隊長只是說你太容易化錢！」

朗尼不看我，埋着臉，脚尖一直踢那一塊石頭。

「我真不是人！」他自語着。

「單單自己生氣沒有用處，也沒有必要，」我說。我也有點生氣，「主要地是自己能堅定起來，不必要的錢不化總不是不可能的。」

朗尼不說話，很懊悔的樣子低着頭。

「順手化錢只是給自己增加痛苦。」我又說。「你算算，你現在有多少賬了？」

並且，爲了這些事你得罪了多少同志？你的工作和你的名譽有多少損害？」

朗尼沉默着。後來，他又搶了我的話說：

「我完全承認我的錯誤！不過，我要想作一個人，我一定需要換地方！」

「爲什麼！」

「我在這裏痛苦！」他說。「有些同志叫我非常痛苦。」

「那是別人的錯麼？」

「我能夠站起來。我就要站起來，老兄！」朗尼說。「我要到楊營里去工作了，你看我以後吧！」

我很同意朗尼到楊營去工作，一則因爲那生疏的環境和那個特殊的地位會給他一個極大的束縛，並且，楊營里營附和我們混得很熟，有什麼工作上的困難，他倒可以幫幫忙。所以，我承認把這意見和隊長談談。

「只要叫我去，老兄，」朗尼說。「我決定向好路走的！如果，唉，我叫你們打我的臉！」

隊長勉強地，憂慮地答應了朗尼。當我把這消息告訴他說的時候，他高興得跳起來了。

「我決不辜負你的好意，老兄！」朗尼歡快的說，「我以後拿出驚人的成績叫大家看！」

朗尼走後不久，我得到朋友們的電報，約我到四川來，我決定暫時離開戰地。我把這消息告訴了朗尼和楚營附，他們在我啓程的前一天來了。朗尼一見我就說：

「哈，你幸福，老兄！可是你不能忘掉我！」

我沒有話可以回答。他又說：

「你把我當一個小弟弟幫助我，我一定找你去！我決定要學習寫作。」

我笑一笑。我說：

「你的工作還好麼？」

「我首先給他們組織了劇團。」

「別的呢？」

「你不能那樣心急，老兄！」他很有理似的。「工作不是那麼容易呵，並

且，單論我受那麼大的苦，我已經對起國家了！」

楚營附總是默默的笑他。後來，他意味深長的說：

「朗尼的工作不算壞！」

「那還有什麼問題呢！只要工作不壞還有什麼問題呢！」朗尼好像搶話似的說道。「你放心，老兄，我說堅強起來，我就會拿成績出來！」

朗尼說罷望了楚營附一眼，楚營附就格格的笑了。

飯後，朗尼去找隊長去了。楚營附望着他，擺一擺頭，惋惜似的嘆了聲氣。

「他到底怎樣呢？」我問。

楚營附笑一笑：

「唉，不說吧。」

「那爲什麼？」我說。「你掩藏他的缺點，對他有甚麼好處？」

楚營附不自然的笑了一笑，很爲難的樣子，說：

「缺點不大，不過，很不順眼。」

「怎麼？」

「他吃營長和別人的雞蛋和香烟，可是，他的吃法竟是那麼巧妙，出奇呢！」

我驚訝的望住楚營附。

「你說，老×！他若公開的吃，有誰有話說？」楚營附興奮的，生氣的又說。「可是他不吃，他吃雞蛋，用針把雞蛋的兩頭穿成兩個小洞，喝空以後又放在那裏，讓別人吃雞蛋的時候，可吃驚半天。」

楚營附搖着頭，嘆息了一下子又說：

「他吃別人的香烟也一樣。」他皺了眉頭。「他常常把別人的成盒香烟掏空，又封得好好的。有一次，營長買的大盒哈德門，他竟從下面拿去一層，而他，又在下面填了一層敵人的報紙，你說，這幹法不巧妙麼？」

我們苦痛的笑着，我正要發問的時候，朗尼來了。他看到我們，臉上忽然

湧起一陣紅潤，好像他心里又懊悔，又生氣和慌張。他沉默着，不安的坐下
來。

他很焦急。但是，他好像又害怕看我一眼。他胡亂的翻我的抽斗和書。

「咱們走吧。」他忽然說。他站起來，好像他馬上要離開似的。「老楚，
走吧！」

「爲什麼呢！」我說。「爲什麼又不送我呢！」

他的臉紅着，說：

「我想起了一個要緊事。」

他堅決要回楊營去，自然，我也不能強留他，因爲，我也有不少事情。

「那麼，再見了，朗尼！」我送他到石子河的河邊，我緊握他的手。「不
過，我對你有一個希望，就是，我願意你以後能管束你自己。」

他的臉紅一陣。他好像想說話，但是，他望一望楚營附，沒有說出。他默
默的站着。

「希望我們能在人生的戰場上再見。」我又說。

他臉上彷彿滾過一陣空虛和痛苦。最後，他說：

「老兄，唉，……」

他們走了。而朗尼不斷地回頭來望我，好像他有什麼不安的心事似的。

我目送着他們。每當他們回頭的時候，我向他們不捨的招着手，他們要走過那個山的拐角了，我正準備回來的時候，朗尼忽然跑回來了。他氣喘的抓住我的手，問我：

「過去的一切，你能原諒我麼？」

「我自然原諒你。」

他緊緊的握握我的手。

「你真是原諒我麼？」

我無話可說的笑一下，點一點頭。

「那麼，我沒有話說，老兄！」他感動着。「我要再不進步不是人！我在

你面前對天盟誓！」

「你太激動了！」

「不是，老兄！」他沉重的擺擺頭。「我很懊悔！」他停一下，又說：「不過，我自己相信我不是沒用處的人，我希望你救救你的小弟弟，以後，我想到四川去找你去！」

「我能盡力的時候，當然沒有問題。」

我雖然這麼說，但是，我不相信他能夠到四川，可是，在我的感情上，我確也受到了感動，我握了他的手，我目送他，直到他沒入那個山角，我還感覺空虛和茫然似的。這一時，我倒同情起朗尼來了！

現在，朗尼果然來到四川了。

這事實的確使我又吃驚又慌張。我既沒有錢，又沒有職業，並且，我也沒有更多的人事關係。如果，朗尼單單是來找我，我會有什麼辦法幫助他呢？但是，我不幫助他，又有誰呢？

我爲朗尼的職業爲難，並且，我十分擔心他那少爺的脾氣，爲了這，我到成都去沒有首先去找他。可是，第二天的大清早，他降臨到我們住的小旅館。

「真不容易找到你們啊！」他高興着。「昨夜我找你們找到十二點鐘，結果失敗了！」

楓笑着問他：

「你怎麼曉得我們住在這兒呢？」

「我天天到×先生家裏去問你們，」他說。「昨天，我看到你們留在他門上的條子。」

朗尼高興着。他的話也多起來了。他對我們說他怎樣離開了戰地，怎樣離開了家，在路上他又多麼的順利，看到我們他多快樂啊！

他說着，掏出了他的「小大英」，放一支在嘴里，盒子向我懷裏一扔，說：

「到底達到了我的目的！」

「可是，生活在後方，比在前方困難得多啊！」我笑着。

「車到就有路，老兄！」他說。他興奮又快活。「大街上從不見有餓死的人。單單咱們會演這種悲劇麼？」

聽他的話，看他的神氣，他是和以前不同了！而這不同，彷彿是所需要的，叫我確也有點高興。我有趣的望着他，我說：

「在後方，首先職業就是個問題。」

「我不這樣想，老兄！」

「你以爲什麼都容易麼？」

「也不是。」他搖搖頭，「我不相信一個人會沒有辦法！」

「那也許是你的想像，」我說。「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

「單單說適合我自己也可以，」朗尼把煙扔到牆角里去。「你看，老兄！」

就說我吧，我也真沒想到會這樣快來四川，我也沒有想到這麼快到成都，我也沒有想到我喜歡戲我就能參加了一個劇團！」

「啊！」我說。「你參加了那個劇團？」

「省立劇團，」他爽朗的說。「我那個姓劉的朋友到此地來，參加了省政的工作，他給了我電報，匯了我路費，介紹我到劇團里來。你說，老兄！這不是順着我的心眼走路麼？」

楓高極了。她喝哈喝哈的簡直想跳起來，我心上彷彿摘了一塊大石頭，輕鬆透了。

「但是，小大英還是吸不得！」我笑說着。「你……」我沒有說完，朗尼趕忙打斷了我的話。

「你相信我！老兄！你看我還像不像以前的樣子呢？」我望住他笑着。

「你看呢？」他轉臉又向楓。「我說那對得起你們，我就對得起你們，」他又說，很堅定的望望我。「而我要站在你們面前，我要像個人，騙你們，不是騙自己麼？可是，話又說回來，小大英不能不吸呵，老兄！」

一清早，朗尼都在興狂的說着話，竭力向我說明着他的進步和堅決，並且，不止一次的向我保證他的向上的決心，和他改正缺點的勇敢。最後，他忽然說：

「這旅館怎麼住呢？我們去找房子吧！」

我和楓自然同意這意見。楓說：

「那好極啦！」

他好像要看太陽似的向窗外望望。窗外和屋里一樣是一片陰暗。他站起來了。說：

「天不早啦。走吧，到老鄉親我請你們吃飯！」

對於他，我決不敢贊成這提議，但是，他堅決得幾乎要盟誓。他說：

「你太看不起我，難道這種禮節是我們要不得的浪費麼！」

我和楓互相苦笑了一下子。我們走出來了。

「洋車！」朗尼站在門口喊。

「這是爲什麼呢？」

「你看看太陽，老兄？」他拉住我的胳膊。「天已經不早了，而我們還有
很多事，難道我們是天天坐麼？」

看朗尼的言語，他的確比在戰地時進步多了。對於任何一種事，他能夠說
出些道理來，他不再是生氣地、懊悔地沉默了。可是，他的化錢脾氣，他的享
受，確實也比以前高明多了，——他不但要化錢，而且要講究場面了。這似乎
是他的一種禮貌，也似乎是他的一種新作風了。

我很想了解朗尼的生活情形，但是，沒有這個機會，而他，雖說常常到我
家裏來，却很少和我說起他的生活方面的事，即使我問他，他總是說：

「這有什麼好呢？除了排戲就沒有事，沒有事就看書。」

我對他的說話也有點相信，因爲，他近來也注意了新的雜雜和書一方面的
事故。並且，他曾經拿給我他新寫的獨幕劇，叫我給他意見。這些確實是他以
前所沒有的。但是，我在感覺上，我總是懷疑他。他的眼，他的神情，他的態

度和談話，總是那麼浮飄，不安。

他常常到我們家裏來，一來，他就是那麼歡快和高興，但是，往往，他又那麼慌張的，忙亂的走了。好像他很怕和我談正經事兒，好像他也不甘像我這樣的寂寞。可是，也有些時候，他半天半天的坐在我們家裏，話也不說，臉也不抬的，焦躁的，沉悶的坐着。

有一天，楓對我說：

「看朗尼這股勁，他好像在戀愛。」

「我不這樣想。」我說。「你什麼時候看見他敢和密斯們正面說過一句話呢？」

「你不能那麼說。」楓堅持着。「也許這是他最大的心事。」

「也許是。」我答。「我保險他不敢和一個密斯一塊走路。」

今天，朗尼又來了。他一句話不說，坐在我的桌子前面亂翻着抽斗，書和雜誌。他顯得那懶散和無聊。他默默的坐着。

楓向他撇撇嘴。我笑了。我同他：

「你有什麼心事麼！」

「什麼心事也沒有。」他閑散着。

「是不是要鬧戀愛呢！」我問。

朗尼的臉馬上紅了，他不好意思的裂裂嘴，好像一句話也說不成了。那麼害羞似的搖搖頭。

他坐了半天，心裏煩燥似的很着噪眼咳一聲，站起來，對我說：

「我和老劉鬧不到一塊？」

「怎麼？」

「太小氣？」

「一個人不能要自己的朋友和自己一樣。」我說。

「不是這麼說，」朗尼說。「他打電報喊我來，他允許我如何如何，結果呢，他又向我擺官架子，他把我叫來，難道是叫我受苦麼？」

「什麼事情呢？」我生氣了。

「什麼事情都是這樣。」他說。「他小氣，什麼都小氣，小氣得要死！」

「原就不能要求一個朋友和自己一樣大方。」我說。

「不是大方不大方的問題。」他堅持着。「他不應該這樣對付我！」

「他有什麼事給你爲難呢？」

朗尼彷彿是在思考，在猶豫，他不願答覆我似的，不高興地沉默一會，又

說：

「他什麼事都不給我方便。」

「這不是一種批評。」我說。「這根本是一種蹩扭！」

「怎麼說是蹩扭呢？」朗尼紅着臉。「他當團長，把我叫來當團員，我可

不想當官，這委曲我可以受，但是，錢不夠化呵！他允許私人津貼我，這錢也

像穿在他筋上，要也不給，這算什麼事呵！」

我什麼話也不想說了。

「那有什麼值得生氣呢？」楓說：「你爲什麼不去找他公開談談呢？」

「我不去找他。」朗尼固執着。「我準備不幹了。」

朗尼對於他職業上的計劃和希望，是那麼歡喜樂觀。說起來，他有那麼廣泛的人事關係，有那麼多條光明的路子，但是，實際上，他給我們談了好久，却不見他的計劃的實現，他仍然是待在那個劇團裏，並且並不見得他的生活不痛快。

「我真難了解朗尼。」我對楓說。

「他也許較在戰地好了。雖說他有缺點。」

「怎見得呢？」

「從他不向我們借錢這一點看，他的毛病是小些了。」

「那是因爲他的經濟來源還有辦法，如果，……」

朗尼突然間，慌張不安的站在我們面前了。他好像馬上告訴我一件緊急的事情，但是，嘴喘不過氣來似的，他是帶着那一付叫人吃驚的樣子。他站着，

一隻手掏掏口袋，摸摸胸脯，在桌上劃一劃，敲一敲，忽然，唉一聲，重重的坐在我面前了。

「有什麼事麼？」我問他。

他搖搖頭，很為難似的望我一下，馬上把眼睛移開了。

「朋友求到我，唉，……」他說。

「什麼事呢？」

他抬起臉來好像想望我和楓，但是，他沒有。他的眼望望天花板，很快又埋下去了。

「我知道你們，」他低着頭又說。「可是，因為朋友的事，我有什麼辦法呢？」

楓走過來說：

「你這傢伙，有什麼事為什麼不說出來呢？」

他不說。他也不動。

小小的房間衝進來那麼一般叫人發悶又生氣的不順當的蹙扭氣。

楓苦笑一下，走開了。

朗尼沉默的，喪心喪氣的坐着。忽然，他站起來，他說他要走，但是，他站着，爲難的猶豫着。

「外面有個朋友等我，老兄。」

「爲什麼不叫他到家裏來呢？」

「他要到別處去了。」他說，他望望我。「他沒有一個錢，他叫我幫助他我怎麼好拒絕他呢？我打算向你轉借一下，你救救這個急吧。」

「我家裏連一塊錢也沒有，」我說，「不過，這裏還有一張稿費單，你可以拿去領出來的。」

朗尼的愁苦的臉，忽然露出了笑容。他拿着那張稿費單慌忙的好像個孩子一般走出房子去，一面大聲說：

「我負責，老兄！……」

差不多有一星期朗尼不到我們家裏來了。我們都很擔心他。

「他是不是發生了問題呢？」我和楓常常這樣說。

但是，有一天，我們收到了他的信。他說他很忙，並且正在趕寫一個多幕劇，不能來玩。

「在這劇團裏，」他在信上寫着，「我真不願再幹一天了，所有的人都是那麼小氣，無能而驕傲，所有的人都不能了解我，我待下去對我會有什麼好處呢？我能這樣默默的被埋在泥坑裏麼？我想離開，我寫完這個劇本就走！」

三天以後，當我去祠堂街幾家書店去踴躍的時候，無意間又碰到了朗尼。他彷彿沒有看到我，他兩手整理着腰間的皮帶，向一家店鋪裏走。

我喊住他，他不得不扭過臉似的，他的神色在驚慌地紅潤着。他走過來，兩手仍然不離皮帶。

「我真要忙死了。」朗尼對我說。

「你的劇本寫得怎樣呢？」我說，

「什麼劇本？」他問我。

「你不說要寫一個多幕劇麼？」

他的臉紅了一下子，趕忙說：

「是的。我都計劃好了。我一定寫完它！」

他的眼睛向街的盡頭望一望，沉默一下，又說：

「等一等我去你家裏，現在，唉，真忙死啦，我要去找個人。」

我們分開了。我正要走的時候，朗尼又回來，說：

「老兄，我真不想幹了。」

他像一個孩子般的扭扭膀子，眼睛馬上埋下去。

「爲什麼？」

「我不想幹，一天也不想幹！」

「那麼，以後我們詳談吧！」我說。

他走了。他低着頭，沉重的遲疑着脚步，後來，他匆忙的拐進小南街去

了。

朗尼並沒有到我家裏來，並且，有許多天也沒有碰到他。我和楓雖然是關心他，談過他的職業問題和他的毛病等等，但是，我們總是覺得對於他有點隔膜，我們越來越不能了解他了。

這一天，夜已經很深了。同院的人早已沉睡，我和楓也準備休息了。忽然，大門上急響了一陣敲門聲，並且着急的喊着我的名子。

我聽到是朗尼，心裏真感覺有點奇怪。

「這時候有什麼事呢？」我問他。

他坐下，同時說：

「唉，倒霉的事情都有我！」

「什麼事呢？」

他搖搖頭，彷彿他有無限感慨似的，嘆口氣。

「真沒有辦法。」他說。「混蛋的太混蛋。好的太好！」

他站起來，在房子裏走了幾步。又說：

「這算什麼世界。人對人，朋友對朋友這麼慘忍！」

他像在使用他的氣憤的演技。但是，楓耐不住。楓說：

「這傢伙，有什麼事，爲什麼不一下說出來呢？」

朗尼和往常一樣，搖了搖頭，默沉一會，好像這是他一貫的準備步驟似的，說：

「一個朋友欠另一個傢伙五塊錢，而非逼他當下要錢不可！而他們是朋友和同事！」

「那你生什麼氣呢？」楓說：

他一聲不響的走着。一會，忽然說：

「你們不休息麼？」

「不要緊。」我說。

「我要走了。」

「要走了？」

「那個朋友還在家裏受逼呢。」

他說着，拿出來一個新的電筒，嘩啦啦的搯了幾把，細細的察看一陣，送到我的面前。

「老兄，你先把電棒拿住。」

我拿住，並且按了一下。

「老兄，你把它放到你箱子裏。」

「爲什麼你不用呢？」我驚疑的問。

「我不用。」

「那爲什麼？」

「你放起來再說吧！」

「這傢伙。」楓說。「你玩什麼鬼呢？」

他扭一扭膀子，背一背臉，忸怩了一陣。

「我首先聲明，」他說。他馬上低了頭。「我不是向你們借錢，也不是轉借錢！這電棒是那個朋友的，算是押給你們，你們救救他吧！」

「這算什麼話，我們有錢拿錢去就行了，押什麼電棒呢？」我生氣地說。
「你把我當做當舖老闆麼？」

「不是，」他說。「但是，不要電棒，我不拿錢！」

楓把錢拿出來，數一數，剛滿五元的角幣和單元鈔。

「給你三塊吧，朗尼！你把電棒拿去！」楓說。「給我們留下明天的菜錢！如果你的錢不夠，可以叫那朋友到別處去！」

他拿住錢，遲疑一陣，說：

「唉，沒辦法！真該他受難！」

他沉默着，踱着步，忽然，他拉開房門，好像要逃跑似的說：

「你們用着那電棒！老兄！反正他會贖回去的！」
他慌慌張張的走了。在院裏大喊道：

「你們休息，老兄！再見！」

這以後，很久，我們沒有見到朗尼，也沒有聽到過有關他的消息，起初，我們仍然有點關心他。好像在我們心上，他不能完全丟開。不管他的好或壞，不管他的幸與不幸，彷彿我們都願知道才放心似的。但是，我們因為生活上的變動，慢慢的，我們不再提起他了。

這年的夏天走盡了。那時，我們住在一個文化團體里，這團體因為窮和別的問題，只有那麼空空的兩間房子和一塊招牌。而我們住在那里，彷彿是看守那空房子。

我們的生活和物價一樣，一天比一天紊亂。

我不斷的病着，身體和精神都很壞。楓的身體也不好。所以，我們一天天悶在家里。寂寞把我們壓得喘不過氣來，窮困束縛得我們動也不能動了。

這一天，我們寂寞的、疲倦的蹣跚了一趟馬路，正要預備飯吃的時候，朗尼忽然來了！他是那麼一個非牛非虎的樣子，吃得胖胖的，穿得潔淨淨的，態度

高興而活潑。

「你，真對不起你！」他第一句話說。

他的降臨使我們吃驚，他的樣子使我們吃驚。

「你們還是自己做飯？算啦！」他又說。「今天我是因公到成都來。我請你吃老鄉親！」

他對我們說他到了什麼地方，和作着怎樣一個滿心滿意的職業。後來，他說：

「真對不起你，我當下說好，當下離開了成都，連通知你們都來不及！」他大大方方的，彷彿有辦法似的笑看。「我想了好多辦法打聽你們，找到你們多不容易呵！」

我們知道他到一個縣里去作事，並且，生活是很好。但是，我們不知道他為什麼和怎樣離開了那個劇團。楓問：

「你喜歡戲，為什麼離開劇團呢？」

朗尼的臉色忽然一怔。

「那個臭團劇！怎麼？你們聽到什麼？」他擔心而驚慌的樣子。「那都是放屁！我和他們那一堆臭貨，沒有一個生活到一堆，都不是東西！」

「那些忘掉它吧。」我說。我又問他：「你在那縣里怎樣呢？」他的談話興趣好像忽然走掉了。

「很好。」

「同事們呢？」

「也很好。」

「錢夠化麼？」

「下季他們允許我到縣中和商會里去兼差！」

第二天，朗尼回去了，當他走的時候，他說：

「不管見到什麼人，你們不要說我來過城里，也不要說見過我。」

我覺得奇怪。我說：

「有什麼要緊呢？」

「對不起人。」他含糊的答。

這次，朗尼給我們留下個較好的印象，這印象叫我們感覺：他如果去掉亂化錢的毛病，如果了解一個人的成長和作事的困難，他會好起來的。爲了這，我和楓還給他作了一個無聊的設想：他適合向政治的路上爬，因爲他的一舉一動倒有那種格調。

但是，朗尼給我們的這種印象還沒有完全消沒的第七天或第八天，他又來了，他一來，就說：

「我能住在這裏麼？」

我很吃驚。我說：

「爲什麼不可以呢？」

他沒說第二句話，轉身走出去了。

更叫我們吃驚的是他竟把他的行李拿進來了。我疑懷的問他：

「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不在那鬼地方幹了。」他說。他忽然又說：「哪里可以晾衣服呢？我這衣服洗了沒有晒。」

「爲什麼來得這麼急呢？」楓問。

朗尼解着行李。說：

「我就這脾氣，說不幹，一分鐘也不待！」

「但是，你考慮到以後麼？」我問。

他不響。

「住在這里不成問題，」我說。「可是，有一個條件，我們吃什麼，你吃什麼。」

「你老兄這點也不相信麼？」他抬臉望望我，又說：「我連這點苦就不能受麼？」

朗尼的確吃苦。他劈柴，燒鍋，提水，他什麼事好像都高興幹。他過去的花錢的脾氣彷彿也丟掉了，他不上街，不吃零食，也不吸紙煙了。他在我那破

網籃里找出了個破煙斗。從我的抽屜里拿出了雜瓣煙，他說他高興吸這東西。

他每天坐在屋子里看書，或者到井邊去洗自己的衣服，這生活他好像過得很習慣，也很熟練。但是，忽然，有一天朗尼不吃飯了，我喊他的時候，他說：

「我真不想吃飯，老兄！我有點不舒服！」

從這天起，他不再幫我們做飯了，吃飯的時候，他每次都吃得很少。他不再安心的讀書，和安心的待在家。他在家的時候，不是躺在床上眼望着天花板，就是小聲的苦哼着小調，或者在房子里一直走着。

有一次我問他：

「這幾天，爲什麼不能安靜呢？」

「我不能常期這樣住下去呵！」他說，言外，好像蘊藏着冤枉和感慨。「我不能不找個事幹呵！」

他踱着步，嘆息似的說着：

「老劉那傢伙連個信也不回我，」他忽然站住，氣憤地又說道：「世界上

的事，真他媽的！……唉。」

「這用不着生氣和着急，」我安慰他，「住在這兒，慢慢想法子就得

啦。」

他對我淡淡的笑一下。一隻脚踏在櫈子上，一手托住下巴，沉默一會，

說：

「實話對你說吧，老兄，你們的生活我也看不下來去，我也受不下去，這

樣盡苦下去，有什麼好處呢？」

他望我一望。又說：

「我不相信有什麼事情非苦不成！對於你們，我覺得你們苦得太過分！」

他理由充足的樣子。「我真受不了！我劈柴胳膊酸，燒火煙得眼痛，我稍微一

動就不能吃飯，我吃不下，有什麼辦法！」

每天，朗尼好像故意躲避我們吃飯似的，他就跑出去，告訴我們去書店里

看書或是會朋友，但是，我們不能想像他是怎樣的生活。楓就問他：

「爲什麼不回家吃飯呢？」

「來不及。」

「這些天都在館子里吃麼？」

「朋友家。」

他好像避免談這些事情，他的答話都是那麼簡短和不樂意似的。

有一天，他一天沒有回來，天黑了，電燈來了，他才高興的滿臉光彩的跑回來，沒有走進屋里來就說：

「天無絕人之路，老兄！」

他走進來，興狂地向我們說着碰到了他的一個小時候同學，並且是他的親戚。他是一個司機出身，發了財，現在自己幹着一個小小的運輸行，專營成都到寶雞的公路貨運。朗尼對這位親戚高興透了。他說：

「他慷慨，大方，今天一天都在請我看戲和吃飯，並且，他當下送我一筆

錢。」他興奮着。「走，老兄，我請你們消夜去！」

「那何必呢？」我說。

「他明天請我到他行里去，他說他後天一早自己駕駛到寶鷄去了，一個月才能回來。明天，你必須給我設法，你看，老兄，」他歪着頭望住我。「我到他行里當祕書不行麼？」

第二天清早，朗尼很早就買了早點，油條，小籠蒸餃，和大批豆漿，吃過以後，他慌張的說：

「我丟了，老兄。晚上見！」

晚上朗尼沒有回來，一直到深夜，還沒有他回家來的動靜，我和楓都爲他高興，因爲他很適合投靠這樣一個暴發戶的親戚和朋友，以後，我們可以不必再擔憂他，也不會再爲他作些無味的難了。

「朗尼經天有錢化就會好了。」楓說。

晌午的時候，朗尼提着一具照相機來了，他把照相機放在我桌上的時候，

我看到他帶着手錶和兩個戒指，那些寶石和玻璃的閃耀的光輝特別誘人似的，我問他：

「從哪里拿來這些東西呢？」

「一個司機託我賣，」朗尼說。「可是，我真不想賣，我真想自己要這些東西。」

「你有這個指望麼？」我笑着。

「有。」他確定的說。「我要，他就得送我。」

他把這些東西拿到他的住室，一件一件細心的研討似的檢視着，檢視着。

.....

不知什麼時候朗尼又出去了。

朗尼彷彿活躍起來了。

傍晚的時候，朗尼回來了。朗尼說：

「你們真生活得乾枯，我請你們去看電影！」

他跑到房里洗了臉，梳了頭，繁瑣地整理着自己的裝束，反復的唱着「我們在太行山上」的歌曲。半天半天，不見他走出來。

「這傢伙真是高興透了。」楓說。

這話叫他聽到了。他說：

「人的幸福不是及時行樂嗎！」

我們走出大門的時候，迎面走過來一個人，這人叫朗尼打了一楞，朗尼的臉像碰到一個密斯一樣紅醬起來了。

那個人站住，喊了朗尼一聲。

朗尼既不樂意又不得已似的走過去。他常常望望我們，好像希望我們走遠一些，又好像希望我們走過去。

我和楓等着他，等得真有點不耐煩了。「朗尼！走不走呵？」

我們和朗尼正要走的時候，那個人又攆上來，說：

「君子一言！西裝一定得弄到！」

朗尼慌張的軟弱的哼了兩聲。我問他：

「什麼事呢？」

「唉，」朗尼說，「他要參加別人的結婚禮，叫我替他借一套西裝。我有什麼辦法呢？」

我沒有想這事。我又問：

「那是誰呢？」

「行里的司機！」

「行里沒有西裝麼？」

「我也是這樣說呀！」

我總是感覺，朗尼忽然變得陰沉起來了，在路上，在電影院，一直到他拉我們到一個小館里去吃酒，他好像都帶着一個沉重，濃鬱的心情。但是，回到家里的時候，他對我們說：

「實在告訴你吧，老兄！最近我要到國立劇校去上學了。」

「這計劃你能貫徹麼？」我問。

「能，」他答。「有人給我拿錢。」

「這倒是一個好機會。」我不大關心的說。

「我也許明天就走。」他說。

「爲什麼這樣急呢？」

「湊他們的車。」他說。忽然，他很嚴肅的告訴我：「可是，這消息你們

不要告訴任何人，我誰也不想叫他們知道。」

第二天，我們還沒有起床的時候，朗尼敲敲我們的窗子，說：

「行里來人叫我，老兄！我必須到行里去趕車，我不等你們了。」

我忽然覺得不對勁，我想得和他談談，我說：

「不，朗尼，不要走！」

「通信吧，老兄！恕我不等了。」

聽朗尼的脚步，他是慌忙地跑走了。

「也好，」楓說。「他離開我們倒叫我們心里痛快些。」

真的，我也是這種感覺，朗尼在，我們心里好像填着一塊甄，我們的精神上也像受着那一種壓迫。他和我們雖然是朋友，但是我們和他是那麼不同，而這種不同，使我們越接近，越生活在一起，距離越遠似的。我深深的感覺我們永遠不會幫助他，也永遠不會了解他的。

這天，我們起得很晚，——他走後，我們的生活倒大胆自由了許多。——我們正在忙着作飯吃的時候，昨天，我們碰到的那個人來了，他蠻不高興的樣子。說：

「張水英不在麼？」

我們討厭他那樣子和神氣。我們不願理他。

「沒有姓張的，」我說。

他好像溫和了一點，說：

「是住在你先生家里那位，你們喊他朗尼！」

「他走了，」楓插嘴說。「他到運輸行里搭車走了！」

「那個運輸行？」那個人驚心動魄的問。

「大概是你們那個。」我說。

他忽然像一個着急的豬一樣，沒辦法似的扭了幾個圈子，蹣跚着腳，說：

「唉。真不是人！真不是人！」

「怎麼？」我生氣的問。

「你不知道，先生！」那個人慘頭慘腦的樣子，說。「他是個賊，他在我們行里住了一夜，就偷了我三套西裝，金戒指，手錶，照相機和毛線衣，唉，他真不是人！」

「爲什麼你不早抓住他？」我同情的說。

「我是看他親戚的面，我和他親戚是多年的朋友，」那人說。「我不好意思抓他。我對他說，『要還我西裝和戒指，別的我都不要了，他說話竟不如放屁，他逃跑了！』」

「你昨天爲什麼不說呢！」楓說，「你要昨天說明白，今天他一定不能走的！我們也不能讓他走的！」

「是呀！」我說。

「唉，他不是人！有什麼辦法呢？」那個人說。「他說不叫我告訴你先生和他親戚，我覺得說一句算一句，誰知道他只是披着一張人皮呢？唉，真不是人！」

我和那個人去問看門的老王，王大爺帶着眼花耳聾的樣子，哆哆嗦着：

「上官先生麼？他走得早。他叫洋車說去東門牛市口，可是，我看着洋車向西走了！」

「好，」那個人說，「他跑不脫！」那個人哆哆嗦着手，咬着嘴唇沉默一會。「那個賊，我一定去抓他！」

老王傻瞪着碎玻璃似的眼睛，默默的張着乾枯的嘴唇望住我，顫抖的很困難的聲音問道：

「怎麼？上官先生是個賊？……」
他顫抖着脚步挨近我來。……

一九四一、冬、于渝

豐村小說集第三輯

靈 魂 的 難 受

著 者 豐

村

發 行 者 李

釗

彭

發 行 所

大 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總 經 售 處

新 豐 出 版 公 司

上 海 北 京 西 路 二 三 九 弄 六 號

重 慶 中 央 公 園 西 三 街 特 十 號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二 月 滬 版





